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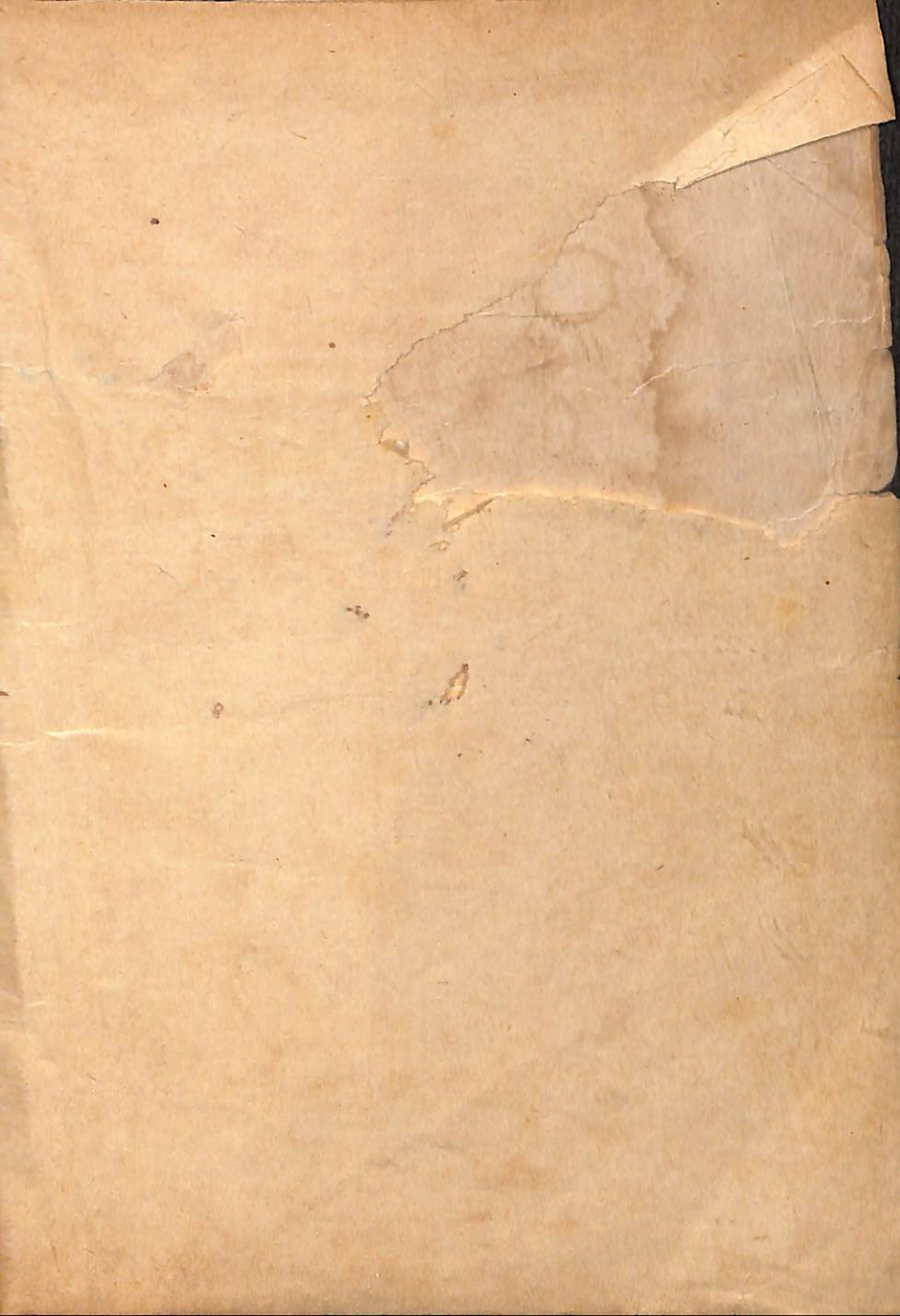
李冰人編

熱帶出版社叢書

四大無題山



中



黑夜無題草

李冰人著



南洋熱帶出版社印行

內容介紹

本書係李冰人先生繼「黃花集」之後的第二部雜文結集，一名為「淪陷時代陰影錄」，裏面計收雜文三十五篇，均係光復以來的作品，其中過半是淪陷期間的陰影紀錄。誠如作者所說：「在這裏面，你可以看到敵寇和他底幫兇者的狰狞可怖面孔，也可以看到一大羣人民在鐵蹄下備受蹂躪虐害的慘狀，更可以從而聞到一陣陣怵目驚心的血腥氣味。」各種慘烈的事實，通過作者的沉痛心情，鍊達而動人的筆調，讀了更會使入興起共鳴之感。因此，「你說它是陰影的記錄可，說它是我和大家的控訴也無不可。」

黑夜無題草

著者：李冰人
出版：南洋熱帶出版社
承印：天德服務社

開本 32K

共 134 頁

字數 66200

一九五九年八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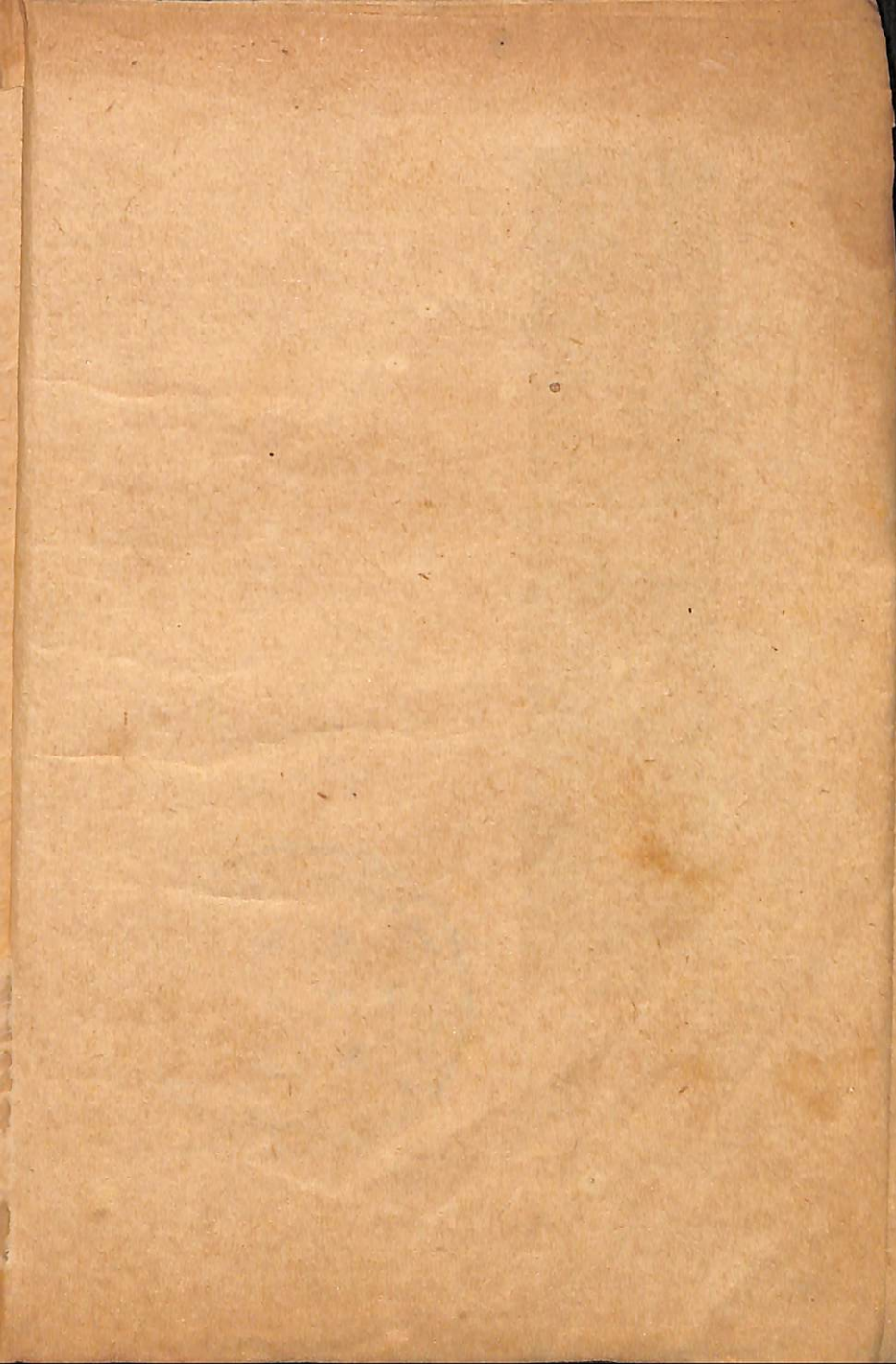
定價 叻幣 一元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黑夜無題草

李冰人著





黑夜無題草

目次

題記	一
黑夜無題草	四
恐怖的人物	六
過關與「鬼門」	一二
酷刑種種	一六
「懲膺」與「擊滅」	二二
「族」與「瓜蔓抄」	二五
愛國罪與「奉納金」	三一



「敵產」和「贓物」	三六
暴斂與橫征	三九
靦然與淡然	四三
高人一等	四八
海軍的將來	五〇
幫兇者的下場	五三
閒話地圖	五六
閉關與「法郎吉」	五九
秘密和專利	六二
主奴之間	六五
英雄本色	六七
社會相和打秋風	七〇
謊騙及其他	七三

吻頰與虛榮	七六
論倚老賣老	八〇
附錄：關於老的話	八三
不怕死的好漢	八六
從敬煙談起	九〇
「弼馬溫」	九三
從劉伯溫讖說起	九六
殺人與人殺	九九
談談蝙蝠	一〇二
由上吊說起	一〇六
裝瘋之類	一〇九
談「正」	一一三
勝與敗	一一六

邪正好惡·····	一一〇
畧論死要面子·····	一二四
臉譜與典型·····	一二八

題記

我的輯印這集子動機，非如一些人所謂「文章是自己的好」而有「敝帚自珍」之感；主要的倒是在於它是淪陷時代的陰影紀錄：在這裡面，你可看到敵寇和他底幫兇者的猙獰可怖面孔，也可看到一大羣人民在鐵蹄下備受蹂躪虐害的慘狀，更可以從而聞到一陣陣怵目驚心的血腥氣味。這寥寥三十五篇的雜文，多數係發表於光復初期的檳城北斗報副刊「斗芒」，少數則在星洲日報副刊「晨星」和他報發表過。記得太平洋戰事猝起，星馬瀕於全面淪陷之時。我也如其他人士一樣，曾急急地想溜開危城，而走向和平自由的地區避難。可是那時海路早斷，真的是已成「楚歌四面」，窮小子的我，這才覺到有「走頭無路」之懼。那時候住在聯邦的人，都想溜到新加坡去；而呆在新加坡的人，却又想入聯邦卜居，但認真說來，却的確都沒有一處是安全理想的淨土。等到星馬全面淪陷以後，情形就更加惡化來了，寇軍實施了類似領狗牌的良民證制度，處處檢查，步步設防，使得星馬人士連行動的自由也受了嚴密的限制，就在這時期，我設法取

到了一張通行證，曾先溜出新加坡，却偏又遇到浪人王太原，差一點爲他抓去。於是我又急由孤島溜返蘇坡，再由蘇坡而馬六甲，而吉隆坡，而檳城，而亞羅士打，而合艾；步步設法衝過敵軍的關卡防地，終於抵達了我認爲較爲安全的南暹。中間我會一度因爲妻病再偷偷地溜回老家看她，不幸她却已於早幾天前一瞑西歸，居然連最後一面也見不到；而那時的寇軍爪牙，聽說我歸又想找我的麻煩，於是我只得又忍淚別了老家，重行北上，直到了寇軍投降，我才得「重見天日」似的回到老家懷抱。回憶那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時光，簡直就像過了一個漫漫的長夜，雖然心裡焦急得很，巴不得天快些亮；可是夜幕低垂，萬籟黑寂，你所希望的曙光，偏又遲遲其來，這真使我益發感到沮喪，頹然；而有捱耐不過之感。那時候耳所濡目所染的，都是些強權霸道，殘戾暴虐的事；既然口頭吐之不得，就只好蘊之心坎，或偶而發洩於詩章。而那所蘊在心坎的種種恨事，就像一股汨汨泉源，等到有一天奪得崖隙可以出山時，便就如潮斯湧，一瀉千里，不可收拾了。這雜文卅五篇，便是我在淪陷時期所領受而蘊結的舊恨新愁；一旦盟國勝利，光明來臨，我真的也如杜甫「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的心情一樣，不覺悲

喜交集，感慨萬千，便就陸續地把它寫了出來，你說它是陰影的紀錄可，說它是我和大家的控訴也無不可。自然，勝利以後，由於望治心亟，熱愛自由過於天真；而所熱望的又並不盡如人意的兌了現來，於是那些所聞所見的醜惡事實，也就跟着湧現筆端。那便是我爲甚麼要寫：「吻頰與虛榮」，「從劉伯溫讖說起」，「殺人與人殺」，「裝瘋之類」，「勝與敗」，「邪正好惡」的原因了。……現在，掠影浮光，勝利又已悄悄地過了十三週年，我於檢讀舊篇，覺得「那極光底光芒」，雖已屢在「漆黑的遙夜裡，爲他們顯示未來的光明」；但「納粹式的暴虐，武士道的屠殺」的慘霧愁雲；却仍然籠罩於世界每個角落，使得真正愛好自由，喜愛和平的人們；「依然擔心、惶恐、和警惕」。所以雖然時已晌午，而「雲天如晦」，仍有如漫漫遙夜一樣；我們處於此際，無疑的只有忍耐，忍耐；屏息地「期待着黎明的來臨」！

李冰人稿於蕪坡河海樓一九五九，三，三十。

黑夜無題草

——斗芒發刊詞——

習慣生活於黑暗角落底人，據說是最怕光明的人；但，追求光明底人，同樣地也害怕黑暗。自然，這是不能把那長夜如年的北極人也包括在裡面。北極人雖然也同樣地習慣黑暗，但那極光底光芒，却不時在漆黑的遙夜裡，爲他們顯示未來的光明。

廿世紀尾巴，納粹式的暴虐，武士道式的屠殺，使這世界史的一頁；塗上了血腥，恐怖，和死亡。那專制的魔君，無疑地也就是「罪惡的黑手」，而人們也就這樣無辜地作爲他吮吸，噬食的犧牲品了。

現在，可怖的魔君的「黑手」是折斷了，怕人的黑夜也隨着極光的閃爍而漸露光明。不過，這僅是一線光明的微露，尙未至大放曦光的時候。人們依然擔心，惶恐，和警惕，爲的是期待中的光明，有時也會突爲陰霾掩蓋的危險。

然而這遙夜的最後一剎那，依然有使人聊慰岑寂的極光在閃耀。當此雲天如晦，萬

籟無聲，斗柄初旋，一光如線的午夜；你不必嘆息，也不用悲哀。雖然，這于你的感覺，也許是「鷄鳴紫陌曙光寒」的時候，但却尚未至「大地春風燦百花」的境地。不管你是英雄，是文士；那「大風起兮」的高調固不必爛唱，即「烏鵲南飛，無枝可棲」的妙詞也已無須朗誦。在這「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的漫夜，我們只有期待着黎明的來臨！



恐怖的人物

抗戰期間，在昆明的一個救亡話劇巡迴公演中，我首次看到名劇作家曹禺親身導演四幕話劇的演出，也首次看到一個醜惡恐怖人物的出現。那是在一個全黑而沒有燈光的幕下，一根擦燃香烟的火柴突然燎亮，就這樣地把那猙獰可憎的流氓漢奸型人物的面目，清晰地現在睜睜觀衆之前，他使我們底神經像觸電似的爲之一瘳，較我畢生所引爲最可怕最可憎的冷血動物——蛇類更甚，當時我曾從內心深處喊出了這樣的心聲：我以爲那是導演者的刻劃和表現的手法。以爲世界上那些最奸險的人物，也許永遠不會像台上所見的這位那麼可怕可憎，假如實在真有的話，那終必是善良人民和正人君子們的剋星。想不到這一類型的人物，我竟於皇軍佔領下的馬來亞見到了，不但見到，也還親身體驗到，深覺這些人物，不但較我在昆明所見的劇中人物更加恐怖十倍；而他們那一種猙獰陰險的面具，和翻雲覆雨的手段，則簡直使你有如突從九重天堂打入十八層地獄那樣似的可怕，永世不獲超生。這些人物，包括了作戰的大兵，憲兵，特務，通譯，和幫

兇的漢奸流氓等；他使星馬數百萬人民在淪陷時期領受過做牛馬、奴才、婢女的滋味；也使許多被稱爲抗~~美~~份子的華人受過拘捕，檢證，酷刑，殺戮的痛苦。這種生殺予奪的事實，如果要一一具舉，真的是雖罄盡南山之竹，也難寫其萬一。我只想畧舉幾個例子，以證明我並非過份誇張或言過其實罷了。記得當敵軍入馬初期，我的朋友有兩位千金，一位十六歲，另一位十四歲，就會同時爲敵軍的先頭部隊所姦污，那位十六歲的僅稍作抵抗而已，便被幾個大兵於輪姦過後，當場予以刃殺，這一幕慘局直把那十四歲的小妹妹嚇得目瞪口呆，她同時也被幾個獸兵輪姦過，雖則幸而不至於就作刃下犧牲品，可是她底神經已因此大受刺激，竟而終生成爲瘋女，到現在也還仍瘋顛如昔，你想可憐不可憐！

現在就讓我勾畫幾位突出的恐怖人物的面目吧！

第一位恐怖人物，叫做佗美少將，他這人身材矮小，一雙鼠眼，配着一副近視鏡兒，更其顯得兇狠可怕，他於佔領M城之後，就把所有壽辰會的華人領袖都召在一處開會，開會時他登台訓斥一番，開口「懲膺」；閉口「擊滅」，並強調語氣說：在他們出

征前夕，一些×軍的家屬就會詣闕請願，要他們南來「懲膺」那些曾經捐助軍餉以買槍炮抵抗×軍的華僑，措詞激烈，連鼻孔也都冒出火來。他走了之後，一張黑名單便把與會的所謂「抗×領袖」一網打盡，這些領袖們，於受捕不久之後，便都被指為抵抗有據，而被「驗明正身」分別綁赴刑場集體槍殺了。

第二位人物叫山崎，是個非正式的憲兵軍曹，這位山崎，原先表面上是個售賣「仁丹」和「老篤眼藥」之類的藥商，而事實上却是個道地的間諜，他於珍珠港事變前夕忽告失蹤，以後也就潛匿深芭裡面，一直到敵軍侵馬，他才以「地下」有功人物翩然重在M城出現了。這位先生身材瘦削，頭上留有文髮，唇上蓄着兩撇短鬚，外表看來，一派斯文，且有些害羞，誰知裡面却儘是蛇蝎惡毒，尤其是他那位「同命鴛鴦」的太太，更其陰鷲得可怕，他出現M城的第一個傑作，就是重臨他原先失蹤的P地，把一位籌賑會主席唐某父子抓出槍斃，而被槍斃的罪狀，僅不過是芝麻似的芥蒂——不售與「咖啡」茶罷了（唐某係經營咖啡店），其次就是報復一些曾經實行抵制敵貨的華人，報復的方法是屠殺，報復的範圍，是按茅連茹，斬草除根，澈底做到株連鬪族的壯舉，當這位先

生每次翩然出現於「華協」時候，我就覺得心頭卜卜地跳，幸得我與他並不認識，也無前仇宿恨，否則也許早與唐烈士同遭毒手了。

第三位恐怖人物叫栗原少尉，是個專幹諜報而生性殘忍殺人不眨眼的傢伙，他年紀輕輕，最多不過廿四歲，却生成具有張獻忠似的嗜殺性子，他成天化裝做一位馬來人或翩翩佳公子，四處逛遊，暗訪消息，因曾利用一班漢奸做其鷹犬，故其諜報工作最爲突出，凡爲他所想尋訪拘捕的，準沒有一個有生還的希望，故每當他影子閃現「華協」門口時候，我總是設法躲他一下。否則，只消他輕瞟你一眼，你準定有立刻被抓刃殺之危險的。他那恐怖行爲，不但行之於一些所謂「抗×份子」；也還行之於他的「鷹犬」，記得那時有位姓張的他底「使用人」，就因爲「貪」他的「污」，爲他發覺，立被一刀四段的刃殺，屍體就被隨地掩埋路旁。他在M城出現的短短旬日中，死在他底佩刀下的就無慮數百人，此君不獨殺戮成性，也還是個摧花名手，稍爲漂亮的女人，不論已婚未婚，只消爲他瞥見，便可能立刻給他儼走，一直等到逞其獸慾後，這才又把你放回，一時M城婦女都嚇得不敢拋頭露面，其恐怖可見一斑。到現在我一想到此君，心中還有懼

惴餘悸哩！

第四位恐怖人物是華胄的台籍浪人王太原，此君年紀約摸四十歲左右，是位經過敵軍特別訓練的諜務人員，在中國抗戰期間，他曾組織一團「歌仔戲班」，到星馬各地表演過，名義上是表演，實際上却在刺探搜集有關華人籌賑抗敵的情報，他的戲班曾在M城受愛國華人抵制過，弄得連飯錢都沒有，後來幸虧一位台籍醫生暗地接濟他。才得免作「馬路天使」，當時的情形，我曾經詳細的報導過，因此他嫉恨我入骨。到了星馬淪陷，他忽然以憲兵部的要角，重臨舊地，在大檢證後的昭南島，我竟在一家店舖，爲他所發見，當時他穿着全副軍裝，眼上架着一副金框眼鏡，於瞧見我時，就厲聲用閩南話問：

「喂，××，你還認識我嗎？」

「唔，是……是王樣，太久了，幾乎認不出來了！」我吃驚地望了他，赫然竟是二年前的王太原，我心頭的確卜卜大跳！暗想這回準該沒命了，但却不得不裝着鎮定的態度來敷衍他，他先問問那些曾經抵制他且曾塗過他戲班「烏油」的籌賑會朋友，及後

曉得已盡爲他們的軍隊「檢去」，便色然以喜，冷冷的哼了一聲：「回去告訴他們，不久我就來了，那時將會拜候他們！」說罷他大步跨出門去，我等他去遠，便也跟着趕快包車溜回M城，不敢再在昭南島逗留，一到M城，我急摒擋行裝，北上泰境匿跡。過了不久，王太原果然真的到了M城，而且還派人四處搜索我的蹤跡，幸得我已知機先走，否則，後果定然凶多吉少。其後聽說他曾被調馬六甲，直到盟軍勝利後，馬六甲敵憲兵還臨去槍決了十數位他所謂「抗×份子」，那傑作便是王太原一手所策劃的，可惜敵軍一經投降，此君便很快地就失了蹤，使一些被害的英烈無從雪恨報冤，實是一件可憾的事。此君鷹眼冷面，臉薄而黃，詭計多端，簡直不是人類，而是一個鬼祟的啊！

過關與「鬼門」

提起「關」字，我不準備像段玉裁「說文解字」那麼引經據典，多作解釋；却僅僅只想談談那作為國境屏障的關隘或關卡之類罷了。

關隘之於中國，向來就佔國防重要位置的，而那膾炙人口的名關如「榆關」、「居庸」、「紫荆」、「函谷」、「潼關」、「嘉峪」、「玉門」、「陽關」、「散關」、「五丁」、「鬼門」、「劍門」、「烏鴉」、「崑崙」、「鎮南」、「昭關」等……

：，更其是曾在歷代的兵家爭奪戰史上寫下了最光榮、最悲壯的一頁。例如「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是寫古代一些健兒於征戍時開出榆關的戀戀鄉土之情緒。「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是寫班超出使西域上書漢皇要求歸還故國的一種迫切心情。至於過關，在中國的史書，更流傳了不少動人的故事：孟嘗君西入秦國，差一點為昭王所殺害，幸得「以客有能為狗盜雞鳴者」，不但「夜為狗入秦宮，取狐白裘」，也還假作雞鳴，催吏卒早開關門，否則便將因混不得過關而死在昭王淫威

之下。伍員爲楚平王緝緊，幸得老天佑助，使他一夜鬚髮盡白，始得混過昭關，而脫平王魔掌。關雲長的得脫離曹操而「過五關、斬六將」，倘非仰仗於他那「赤兔馬」「偃月刀」「和萬夫莫敵」的武藝；恐怕最後也將難免一死。至於范仲淹於鎮越時以一首詩「一葉輕帆泛巨川，來時暖熱去涼天，關防若要知名姓；乃是孤兒寡婦船。」獲送「民曹家屬」過關，使非那守關者是他底部下或老友，並且還懂得胡謔幾句，恐怕也難得通融而獲過關了吧。

但過關之難，古今中外，怕無過於淪陷時期的馬來亞罷！

「敵軍」入統星馬，在初期尙未實行「檢證」前，根本就不許人民出入，有違犯的大約就是「格殺勿論」。「檢證」以後，所謂「良民證」制度便設立了，大家都要到指定的機關領取「良民證」，但「良民證」僅只許你隨帶身上，作爲你係「良民」的證明而已，至於出門旅行，你就得另到「馬打寮」申討「通行證」，也還要寫明旅行之目的、地方和日期，否則不測的事情，常會突然臨到你底身上的。然而，即使你已領得「通行證」，也並不一定就保證你可以「通行無阻」，爲的是當時所有各地各段各路，都設

有關卡檢查過往行旅。那關卡自南到北，自東徂西，無慮百千萬處，有所謂「警備隊」駐守的，有所謂「憲兵隊」駐守的，更有所謂「自警團」駐守的；他們例在路口設立木柵鐵網、而在旁邊就由兩個或八個十個的寇軍看守，眈眈眈眈，驕橫傲慢，不可一世、當你乘車於抵達關卡時，例須下車列隊，魚貫的向戍兵們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然後呈上通行證給他檢驗，碰到戍兵高興時，他並不仔細看證，僅只手兒一揮，你便獲得通過「鬼門」，萬一碰到「戍兵」老爺殺氣騰騰時，那你就該倒霉了。他拿了通行證把你盤長問短，只要答得稍為吞吐，或態度被認為不恭時；他先就擱你兩掌，更狠狠地「巴卡佬」一聲，然後把你抓起，或者不讓你過關，而揮手叫你退回原地。當他大發雷霆時，你倘能照耶穌所說的連右頰也轉給他擱、也許會平息他的怒氣。萬一你想有所聲辯，那準會更惹他的火，於是那大皮鞋跟着也踢了過來，說不定還會馬上拘押你上「馬打寮」或「憲兵部」。以後呢，鞭打係屬小事，可怕的倒是「失蹤」或「刃殺」的啊！我就曾有一次因「過關」倒持通行證被擱「耳光」，也還罰站一二小時，我於恢復自由回家時，曾偷偷寫下一詩以記其事：

「蜀道秦關世所嗟，但憑一紙走天涯；賣身尙欲書官契，有客曾經押虎衙；稽首何妨連五體，歸心無那急諸鴉，雷池寸尺真難越，苦煞東南百姓家。」那不像別的，倒真的像名符其實的「鬼門關」！

酷刑種種

記得不久以前，蘇聯的「同路人」帶了一條名叫「萊茄」的狗兒騰上九天，便受到各國愛護動物會一些人士的抗議，說那是虐待動物，是違反人道的。至于家禽如鷄鴨之類的不許倒提虐待，更爲法律所嚴禁，動物尚且愛護如此，人類與人類之間，照理是更應互相愛護才對；然而事實却又不然，古往今來，一部人類的歷史，便是用殺伐和血腥寫成的。殺伐之餘，也還運用種種酷刑，施之於自由的人身，於是乎，歷史上又多了「酷刑」兩個字出現了。地球雖分兩半，人種也自有紅黃櫻白黑之別；但酷刑之於人身，却古今中外是一樣的，倘硬要把它分門別類，至多也不過是刑具刑法的迥異罷了。現在，就讓我先說說酷刑的種類罷了。

酷刑如果要打從黃帝那時說起，倒似乎是史無所載的，雖則黃帝曾經打敗過暴虐的蚩尤，但那據說係得力於「指南車」，使得蚩尤死而無怨。自後顛頊，帝嚳、堯、舜、禹幾位皇帝；也都澈底實行真正民主，不是你禪給我，就是我讓給他，大家客客氣氣

氣，並無殺伐之事發生，自然酷刑更是未有所聞的了。但到桀紂之世，作風却就不同，殷紂不但貪虐無道，也還手創種種酷刑，而「炮烙」的「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死」，却是其中最殘酷的一種。降至戰國時代，酷刑這才登峯造極，洋洋大觀；尤以嬴秦和楚、趙、魏、燕等爲甚；它真如杜甫詩所說的：「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最著名的有「棄灰之法」，「肉刑」，「車裂」，「棄市」，「剖腹」，「腰斬」，「戮屍」，「體解」，「梟首」，「大辟」，「鑿顛」，「抽脅」，「鑊烹」，「囊撲」，「蒺藜」，「踈」，「刑」，「宮」，「劓」，「三族」，「七族」，「十族」，「僇戮」，「肢解」，「烹」，「斮」，「殺」，「茅門之法」，「轆」，「貫耳」，「鞭」，「笞」，「墨」，「梏」，「冥室橫棺」，「滅家」，「夷宗」，「錮」，「誅」，「贖」，「臙」，「戍」，「夷鄉」，「暴尸」，「流」，「丹巾漆領」等……所謂「棄灰之法」的，是「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所謂「肉刑」的，是「內刻刀鋸之刑，外深斧鉞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所謂「車裂」的，即是以人體繫於兩車之間，使之互行而生裂其體

也。在上述的酷刑中，「肉刑」的鑿顛（即從頭上鑿開一孔），「抽脅」（即從脅下抽出其筋），「鑊烹」（即將人活活放入油鼎烹也）；可是說是刑中最殘忍的，那個發明峻法的衛鞅，爲了實驗這新發明的刑法，曾在一天親臨渭邊監刑，計「刑七百餘人，渭水盡赤」、其慘酷可見一斑。其次爲「剖腹」、「戮屍」、「體解」、「囊撲」等刑。「剖腹」係因一個名叫吳且生的被「秦史趙凱」以私恨控其「盜食宗廟御桃」，於是秦惠文王便判：「剖其腹、出其桃」，這與殺鵝取金蛋有異曲同工之妙。難怪史記要惡而評道：「食桃之肉，當有遺核，王不知此、而剖人之腹以求桃、非禮也。」「戮屍」是人死了不算，也還要分戮其屍體，以洩其恨。「體解」有如現代醫學校的剖屍一樣，所不同的是前者把一個生人活活的逐層支剖就是了。至於「囊撲」，即是：「以囊盛其人，撲而殺之。」這刑法之妙，就在新奇，使人不得見到那血肉模糊的可怕屍體。其他的「宮」，「刖」、「黥」、「劓」等；雖則不會就致被刑者于死命，但大抵都很痛苦，史學家司馬遷就是這樣受過「宮」刑的，而軍事家孫臏也曾受過這樣「刖」刑的，這裡因篇幅有限，我不想多所列舉。想說一說的，倒是淪陷時代的酷刑。

淪陷時代的酷刑，種類雖未必會比戰國時更多，然慘烈殘忍，殆或尤有過之。他們所施諸抗×份子或反動份子的刑法，大抵分爲集體和個別的兩種，集體屠殺最大規模的，當以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殺爲甚，「在短短的幾個星期內犯下滔天罪行，屠殺了和平居民約二十萬人；全城婦女差不多全部慘遭姦污，老婦人亦無例外，其中不少於姦後被以軍刀攔腰斬斷。」，次焉者的集體屠殺，在淪陷期中的馬來亞，更其數見不鮮，記得當寇軍在蕪、峇實行「檢證」時，就有一大批僑領們在峇株山被用機關槍掃射，掃射之後，一些未死而仍在掙扎慘叫的，也還被以刀戮，這跟戰國時代的「戮屍」正是不謀而合。就在同時期，蕪坡豐興山也曾屠殺一大批僑領及其家屬婦孺，劊子手爲了節省子彈，便利用了山上原挖的大溝，喊令被屠羣衆跪在溝邊，然後一一用刀猛向心窩刺戮，戮後也還順腳踢入溝中，將土施以薄掩，這刑法畧如戰國時代的「棄市」。但最酷的還以征剿山芭爲甚，每到一處鄉村，先是四周伏兵包圍，再把所有村民，不論老少，無分男女，一律扁入屋內，然後一一縱火付之焚如，使你逃生無路，活活燒死，這刑法畧近戰國的「夷鄉」，却完全同於清初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它的直截了當處乃

在于好像「火葬」，燒得乾乾淨淨，大符衛生之道。

至于個別的酷刑，慘絕人寰的可真多哪。但最公式化的却不外是「拷」、「鞭」、「摔」、「囊」、「答」、「桔」、「電灼」、「灌水」、「拶指」等。淪陷初期，我會和一位同鄉恰巧同時被召赴憲兵部問話，抵部之後，那憲兵讓我一人枯坐在大廳上面，却將我那同鄉詳盤嚴詰一番，許是所答不能令其滿意，於是一幕幕的酷刑便於焉展開了；那憲兵照例先是一番拷打，而用以拷打的又是一根棍兒，打得那同鄉一聲父兮，一聲母兮。其次是「摔」，憲兵自己先卸却外衣，然後運用其渾身柔術，把我那同鄉像拋球似的摔來摔去。再次是「囊」，他先把我那同鄉推入麻袋裡，然後緊勒袋口吊上樑間，約過五六分鐘後再把他放下。至是另一個憲兵前來換班了，又把我那僅餘一息的同鄉再予施刑，先是灌入二牙蘭清水，灌得他肚皮高凸，動彈叫喊不得，其次是電灼，灼得他翻來滾去，慘叫不迭。最後便「拶指」這酷刑全依古法泡製：係「以小木幹五，用繩聯之，套入犯者手指而收之，使之痛而自承……」

當他們在施過刑程中，我俯首閉眼，不敢正視，而心兒却如轆轤似的一上一下，弄

得冷汗浹背，倘非竭力強自支撐，怕就會當堂昏厥過去。酷刑過後的第二天，我那同鄉雖幸而被開釋了，却已成半殘廢，不上半年，也就一命嗚呼的了。

「懲膺」與「擊滅」

東洋文化雖說係撫拾自中國的唾餘，但經其一番整理和改塑，倒也有其濃厚的島國色彩在焉。有時，同是一個字，而其用法却和我們迥異：例如尊稱他人，我們是「君」，是「翁」，是「先生」；而他們却是「様」字。「御」字在在我們倒很少用到，而他們却儘在日常的語彙上用到它，如「御用達」，「御」甚麼等。

淪陷時代，雖為時不久，僅只三年零八個月，然這于過着非人生活的我們，却真有意度日如年之感哩！有另一些人，以為這一回「皇國」該真的可以「萬歲」了，於是都在拚命攻讀東洋語，各民族學校，也成日都在爛讀「亞、衣、哀、奧、友」。我呢？因早年就對它「深惡痛絕」，根本就無此「逸緻閒情」，自更無「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的心情了。然而報紙如「昭南日報」等却又不能不看，不過看久之後，也就深感令人欲嘔，因為那的確沒有材料，消息也並不「翔實」，而最令人頭痛的，倒是一些公式化的八股詞語如「大東亞聖戰」，「大詔奉戴」，「赫赫戰果」，「八紘一字」，

「大東亞共榮圈」，「雷霆萬鈞」，……：可真使你眼睛不舒服而「欲作三日嘔」了。但那八股詞語幾乎天天在報上出現的，却還是那「懲膺」與「擊滅」幾個字。雖然，那「懲膺」之下照例是還要連下「蔣政權」三個字，而「擊滅」之上，也照例是加上「米英」兩字，但其在宣傳伎倆上的用意，却就耐人尋思了。這在那時期作為報紙「太上皇」的「軍宣傳班」，固是煞費苦心的想從這些未死的「南洋伯」灌輸一些反蔣，反米英的「皇國」思想從而企圖挽回他那已陷泥淖的「皇國」命運；但這在刀俎邊沿的我們，却並不為他那「攻心」的宣傳伎倆所惑倒，相反地，反而覺得那是可鄙而又下流的宣傳詞語，其作用較諸「赫赫戰果」反更不逮，由於他們的連戰皆捷；而且席捲整個東南亞；倒也使我們覺得他們皇國的「戰果」，真的是達到「赫赫」的境界。不過，我們却並不那樣傻，我們於看他們滿紙盡是「赫赫義果」的報紙後，我們也屢從收音機偷聽盟軍的廣播消息，於是我們那頹然的心情變為奮然了，我們的失望情緒也轉而為希望熱熾的了。這樣，我們對他們那滿紙的「懲膺」，「擊滅」，又開始感到迷惘而覺得好笑了。

「懲膺」兩字，遍找中國字典，並無兩字連在一起的典故或註釋，但如果兩字分

開，個別作釋，就有它的出處了。「懲」字可作二解：（一）戒也，（二）懲創之也。

「膺」字可作五解：但顯然只有一個「擊也」可以用于這邊。兩字合用，即是懲戒而打擊他創傷的意思。這樣說來，他的用意，乃在對當時的所謂「蔣政權」作一種懲戒；打擊而使受創；而另外却寓有一種「招安來歸」的意向。似乎並沒有像對「米英」那麼痛恨，一擊就要斷然的給予滅絕。那用意，前者像一種「餌」，含有餘音裊裊，不絕如縷的意思。後者却真的是「雷霆萬鈞」，毫無姑息妥協的餘地。但，如意算盤却並不那麼「如意」，想予以「懲膺」的政權，不但未收到預期的「懲」與「膺」的效果；相反地，「皇國」却終於反而受到一種意想不到的「降伏」和「懲膺」。想予以「擊滅」的「米英」，不但未能達到；相反地，自己「皇國」，如非及早知機「降伏」，却真的非至「擊滅」的境地不可了。

好說誇大話的，常要當場出醜；而想侵畧擊滅人家的，結果常是自擊自滅，這例子，並不始自「皇國」的現代，倒是起始於「創世記」時代的該隱，因為上帝的賞罰善惡是分明不爽的。

「族」與「瓜蔓抄」

上次我在「酷刑種種」文中，曾把古今中外的酷刑，作一個扼要敘述，現在意猶未盡，倒想談談酷刑之尤的「族」與「瓜蔓抄」。

「族」與其他方塊字一樣，也有好幾種釋義，但這裡所想加以引據註釋的，却只是「族誅」的「族」字，它最早被付諸實行的是「見紂監刑之甚也」的殷紂時代，但首見於史書的却還是秦誓的「罪人以族」和秦始皇本紀中的：「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這與周語的「是以人夷其宗廟」的「夷」字真有字異義同之妙。按中國最古刑法，是一個人有罪一人擔受，絕對「罰弗及嗣」或「罪人不孥」的；迨乎春秋戰國，遂有「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妻子」，但這種刑法當時的人就說它「刑濫」，直到秦文王「肯定三族之誅」的刑法後，這才「自後亂世暴主，逞其權威，甚至有誅及九族，十族者，蓋刑愈濫而禍愈酷矣」。現在就讓我先說有關所謂「三族」、「七族」、「九族」、「十族」的夷戮範圍：「三族」之刑，始於「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武公

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那所謂「三族」的便即是父族、母族、妻族也。「七族」之刑，係始「荆軻之湛七族」，原來「荆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這也即是劉向所說的「荆軻刺秦王，不中而死。秦兵至燕，求軻七族，一時並殺之也。」所謂七族即是：「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九族」之刑，乃係於原有「七族」中再加上兩族，那即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也。十族之刑，說起來，也始於嬴秦，那時「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及十族」。而所謂「十族」的，便是於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之外，再加上友族一在內。這誅連十族之風固始於嬴秦但却盛行於明清兩代，唯最酷最慘的，還要算明成祖時代的「瓜蔓抄」，那乃是稱謂錄所載的：「支連九族之姻親門生之門生，名瓜蔓抄。」原來這慘禍係先「抄」在明建文遺臣左僉都御史景清的身上的。景清於建文出亡燕師入後，「詭自歸附」文皇，却「恒伏利劍於衣衽中」，一日，景清突「奮躍而前，將犯駕」，乃被收，得所佩劍，清竟還「植立嫚罵」，遂被「抉其齒，剝其皮碎磔其骨肉」，

但這慘刑並未使景清屈服，其後成祖駕過長安門時，景清那被剝而仍械繫的皮，竟忽「趨前數步，爲犯駕狀」，成祖大驚，立命燒皮，那曉得景清精靈不散，竟反仗劍「追繞御座」，成祖驚覺，說聲「清猶爲厲耶？」遂下令「赤其族，籍其鄉，轉相叛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在有明的幾位皇帝中，成祖算是一位最特出的「族」，「抄」劊子手。「壬午」難作，他首先下毒手的對象是方孝孺，當時方不肯爲他草詔，竟且「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遂大聲說：『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顧九族乎？』方愈罵愈厲的答：『便十族奈我何！』於是成祖大怒，便『令以刀扶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九族旣戮，亦皆不從』，遂連『朋友門生一族並坐？』然後『詔磔於市』，這一誅及十族的「瓜蔓抄」結果：『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謫戍絕徼死者不可勝計。』總之，在「壬午」一役中，成祖的血腥魔掌是：『甫入清宮，即加羅織，始而募懸賞格，繼且窮治黨與，一士秉貞，則袒免並及，一人厲操，則里落爲墟……』除上述方孝孺之黨坐死八百七十餘人外；尙有：『鄒瑾之案誅戮者四百四十人。練子寧之獄，棄市者一百五十人；陳廸之黨，杖戍

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繫，姻婭從死者八十餘人。胡閨之獄，全家抄提二百十七人。董鏞之逮，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以及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魏冕、王度、盧之質之徒，多者三族，少者一族也。……」像如上所說的這種「族」法，稱它叫「瓜蔓抄」，真是再恰當不過了。其實，這一「瓜蔓抄」，並不只讓文王專美於前，淪陷時代的敵軍所施於星馬的「瓜蔓抄」，也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可與遙相媲美而還更為突出。

記得敵軍初佔星馬後，即對「籌賑模範區」的蕪坡首施「殺鷄警猴」的殘虐政策，當劊子手佗美蒞蕪的首箇「下馬威」，除施行所謂「大檢證」外，對那些有名的籌賑抗×份子及其家屬，就是以「族」和「瓜蔓抄」來清算，但它並不如中國古代「父族、母族、妻族、友族」的「抄」法，它是靈活運用的，即當「大檢證」時期，凡那所被「抄」者，不論其家屬、朋友、店員或傭工，用人甚至於「生張熟魏」或非華裔的他色人士；只要你和那所謂「抗×份子」有舊，或一面半面相識，他都可以一樣的「抄」你，而使你不但死得不甘瞑目，也還莫明其妙。例如：籌賑會常委張開川，他於被抓後，其

家人以他底家既已被「檢查濟」，大概已沒有甚麼問題了，於是竟連一位姓吳的夫人，子女鬪眷也叫令搬來同住，那曉得就在搬來的那一天，佗美突予迅雷不及掩耳，再來一次「瓜蔓抄」，結果張開川夫人子女等十人以及那姓吳的鬪眷十數人，都被抄去，無一倖免。籌賑會秘書林彬卿於就逮後，敵軍依例對其家人來箇「瓜蔓抄」，當時除在家的夫人子女全被抄去外，連樓下賃居的上海木匠一家六七口也被一同「抄」走，臨走時，一位隔壁的黃君，僅只在邊門一望，也被瞥見而予「抄」走，任他怎樣解釋，最後終於難免同遭誅死。還有常委李天賜於被逮後，其夫人陳金蕊女士因念夫心切，不願生死的親往容株探獄，結果於回家時，被佗美派了一排寇軍尾後隨行，于抵目的地時，立將夫人暨闔家子女及女傭等十數口一齊抄去，真抄得一乾二淨，連「種」都不留一個。常委鄭友專也復如此，其夫人子媳孫兒七八口一律被「抄」，僅有次子因適不在家，得以漏網倖存。因此「瓜蔓抄」而受禍者尚有常委羅美東一家，委員林春濃一家，此外如常委鄭文炳，暨公子明月、明發，婿李約南、林太宗及其胞弟；常委顏迥華，委員羅文漁、王金針、郭詩善、陳和尚、鄭金龍、何益謙等……雖則于「抄家」時家人都倖而

及時逃脫，未遭毒手；但依然有不少並非「十族」的人，也因于抄時偶爲寇軍所碰，都一律慘作冤厲，沒有一個得獲開釋，總計在這一回的「檢證」中，被用「瓜蔓抄」而殉難而慘死的，僅蕪坡一地，就達五百七十九人，其慘烈可想而知了。在此我想特別提起的，倒是籌賑會調查科員鄭金龍，他于被「抄」後備受「百般毒刑，先用吊打、電灼、繼打頭部，鐵線搗面，椿之以柴……倭奴問及汝緣何抵制日貨，與你何仇？金龍曰：國仇，××侵略中國，余爲中國人當然要抵制，聲聲××必敗，中國必勝。至此倭奴更疊打至體無完膚，一息如絲，口噴鮮血，不能成聲，繼以沸水灌入喉中，尚呼中華民國萬歲……」見蕪坡華僑義烈士……却居然能忍刑自受，既不牽累別人，也還至死不屈，這種義烈精神，倒真的可以媲美宋之文天祥，明之方孝孺而無愧，而由鄭烈士等的這一種從容赴義的精神，敵人雖有「瓜蔓抄」，也仍不能迫令死者屈服，「族」，「抄」云何哉！

愛國罪與「奉納金」

仇和愛，罪與贖，兩者是絕對矛盾而不並立的，但它却居然在錯綜複雜的社會裡並存下來，這的確是一件奇蹟。

耶穌在備受法利賽人，士子和祭司們的排擠謗誣而被釘上十架將近斷氣時，他還要求上帝赦免那些仇人們，這是疼愛仇人的最高表現。現代的法律除了故意殺人外，大抵被判徒刑的罪犯們，都可以用金錢贖罪，而這于中國古代却更是連死罪也可以金錢取贖的，那即是書上所說的「金作贖刑」也。這「金作贖刑」，最先見于史籍的是西漢：「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那所謂「三十級」的「級」字，根據書上註釋是「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到了「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入錢贖五十萬減死一等。」，而至「太始二年，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可見當時犯死罪者的贖金代價的確相當高，殊非一些窮人所能負荷得起。到了東漢時代，「金作贖刑」依然盛行，明帝即位，「十二月甲寅，詔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

縲二十四，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發覺，先自告者，半入贖。」，這時許是「通貨膨脹」的罷，錢已不值，贖罪竟改用縲布了，而且死罪也只「入縲二十四」，便可免其一死。雖然，這之間，「十五年二月，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縲四十匹……」，「顯然贖罪代價已增一倍，但輸了縲布，可以不死，總是不幸中之大幸的。這「金作贖刑」的法律，一直到了唐朝，又有不同的贖法，許是那時候最需要的是「銅」，于是在那「笞、杖、徒、流、死」的五刑中，都一樣可用銅贖罪。「笞、杖」是照擊打的次數多少而予以論價取贖的，最輕的笞刑贖銅一斤」，最重的杖刑「贖銅十斤」。死刑論「絞斬」的，一律「贖銅一百二十斤」。而據甫侯訓夏贖刑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罪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註云六兩曰鍰，鍰，黃鐵也。）是則不獨唐代爲然，即在秦漢以前，「金作贖刑」也早就盛行了，但那僅是准許誤而入「罪，出金以贖之」，倘若故意謀殺，那大約是雖有鍰可贖也一例不許的了。

近代的所謂「金作贖刑」，如果要作引證，除了另撰專書，恐非三言兩語所能說得

完，因此我只得就此帶住，而談些淪陷時代的所謂「奉納金」吧！「奉納金」這名詞僅見于淪陷時代的馬來亞，而且奉納的範圍也僅限于所謂「抗×份子」的華胄，真可說是「史無前例，唯此特苛」的了。「奉」的釋義是：「進以獻上寇奉」、「貢獻之也」；「納」是「入也」，「獻納也」，三字合起來說就是：把一大筆金錢恭恭敬敬地奉獻給××陛下和其代表大元帥的意思。據說：當「大東亞聖戰」以前，馬來亞華人的掀起「籌賑」熱潮是「大逆不道」，「罪該萬死」的。依當時的寇軍軍律，在馬的二百多萬華胄是例須一律論殺的，但因「皇恩浩蕩」，不欲「拔茅連茹」，乃不得已採了「殺鷄警猴」手段，先殺一批「當誅」的「首惡」抗×領袖，而餘下來的一大批「罪無可道」的蚩氓，就只好以「奉納金」贖其罪行了。

上帝爲了贖世人的罪，曾犧牲其獨生子耶穌做我們的代罪羔羊。聰明的寇軍于大屠殺之餘，居然忽「放下屠刀」而向上帝看齊，想出了一個「奉納金」的辦法，使馬華人民得以金錢贖其必死之罪，說非「皇恩浩蕩」，準係抗×首惡。但無可否認的，這五千萬元的奉納金額，却的確使馬華人民產蕩家破，輾轉溝壑邊沿，有求生不得，求死不

能之概。因當日負責辦理這「奉納金」的機構，是那類似中國僑治安維持會的「華僑協會」，而主持這「華協」的人物，又多係親敵巨公，他們仰承主子鼻息，奉命唯謹，無論富貧老幼，一視同仁，都須照人口攤分，不得短缺一占，於是遂弄得那些小園主，小店員、小職員甚至小販們；……必須罄其所有，以作「奉納」之金！假如沒有現鈔，則連他的所有如「園坵牙蘭」契據，和金飾等物，也須拿出抵押；而屋產、金飾等物的估值，更其是聽憑那些親日巨公的「上下其手」，他說值多少就多少，你不得還口，也不得非議，否則未可知數的橫禍，或許將會馬上飛落你底頭上。自然，這一「官估」結果，押園典屋者固比比皆是，即賣妻鬻子的也不在少數。于是乎大多數馬華人民是「火熱水深」，僅餘一息；而少數的非常時期的寵遇人物却寫意了，高官有了、洋樓、汽車、園產、美妾也跟着有了；前呼後擁，出威入福，真是富貴雙歸，好不顯赫的啊！

然而，這五千萬元「奉納」的結果，苦命的華胄，却也不免仍要受到寇酋的呵責和威嚇。當這單贖命金隆重在昭南島舉行「奉納」的刹那，大劊子手山下奉文接了款子

之後，也還要大聲呵責一番，說是倘非「皇恩浩蕩」，也許華胄都須殺光，現在奉納五千萬，聊可贖罪，但須痛改前非，澈底與寇軍合作，共存共榮；假如再度犯罪，仍然是要論殺的……；嚇得那些奉納代表們個個弄得屎滾尿流，啼笑皆非。

其實，馬華人民並非窮兇巨逆，根本論不上死罪，「金作贖刑」更其沒有理由；假如真的要強入以罪，那只有「愛國」兩字罷了，這「愛國」兩字跟岳武穆所受的「莫須有」三字，幾乎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從法律或「軍律」觀點說，這「愛國」兩字決不是罪狀，自更非死罪；但在劊子手的刀鋒之下，居然要俯首受罪，也還須奉納五千萬之作贖；這不像漢唐時代真正罪人的「罰鍰」，倒像是海洋強盜的綁票勒索，到了勒索鉅金不遂的時候，那大約便須受到票撕人殺的刑罰了。

「敵產」和「贓物」

因說起了「奉納金」，自然也就使我更因此聯想到「敵產」兩字來了。

「敵產」這名詞，可說也是寇軍帶給馬來亞人民的一種並非幸福的禮物，它像專制皇帝的空頭謄贈封號，而事實却帶給被謄者以種種的不幸。這不幸有如殺鵝取蛋似的，結果鵝是被殺死了，而金蛋却也還僅只一個。當他們以「雷霆萬鈞」之勢侵入馬來亞後，根據「率海之濱，莫非王土」的說法，自然這被鐵蹄踐踏下之一切都屬於他們了啦，包括女人金錢在內。假如他們真的是「王者之師」的話，那麼他們似乎應該以那所謂古「王道」，「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然而他們却並不如此，他們採取的是「威加四方」的暴虐的手段，他們入境之後，憑藉其鐵腕腰刀，爲所欲爲，屠殺了大批的所謂「抗X份子」，拘押了無數的所謂「俘虜」不算；連這些被殺的無辜者之園屋財產以及全部星馬西人的產業，也都一一冠以「敵產」名義，予以抄籍而攫爲己有，其辦法彷彿如中國明清時代的清算過氣犯罪的官吏一樣，但據寇軍代言人的諱言，却說那係

完全根據國際公法而行，不過是否真的如此，只有天曉得。

但這於我，却另有不同的看法，我以為他那用「敵產名義而抄籍攫取的財產，不像別的，倒像贓物」。「贓」字有二釋義：一、公務人員接納賂賄曰贓；二、竊盜人家的財物曰贓。「贓物」呢，自然是指那從竊盜而得的一切財物而言。寇軍進佔馬來亞後，說土地是他的，主權是他的，也許那是適用於他們的所謂「國際公法」；但他却竟連爲人民私有的財產也藉口「抗×份子」而予攫奪，據爲己有，且美其名曰「敵產」，這就未免真的是「司馬之心，路人皆見」的了。有明一代，永樂皇帝的對付其所謂「敵人」「逆臣」的，就完全應用這「贓」字一套的，他不但是對那些「逆臣」的家產予以「抄沒入官」，甚至連「逆臣」的妻女一樣的予以「抄沒」，「抄沒」的辦法是美的納爲妃嬪，或賜爲臣妾；醜的却給打入「官妓」，做做軍營的婊子，而且不能永久呆在一個地方，還要受「轉營」而嘗萬人輪辱的痛苦。

寇軍呢？自然也是這麼一套，一些抗×領袖或抗×份子的被一網打盡後，其妻女美麗的，聽說就有不少被送進所謂「慰安所」去做軍妓，雖則這並無正式紀錄，難得拿出

證據，但據說倒實在確有其事，她們被輪辱之後，也還終於不免一死，真是慘絕人寰的啊！

說到「敵產」，那真是「天之驕子」而確會令那些「爲虎作倀」的「東崽」享用不盡的，記得淪陷初期，在M城地方一些抗×領袖和家屬被抓後，他們的屋業園產也就變成敵產，於是那執行抄沒的「東崽」們，便應用那種權力，予取予求了。他們可以選定那敵產中最漂亮的屋子攫爲己有，我就親眼看到一位「華協」首領曾把一座房屋雇工改造，修得美奐美輪；終於他是闖眷遷了進去而做起那屋子的新主人來了。這你也許會感到希奇，但如果你一誦老杜的「王侯第宅皆新主」詩句，也就不覺其希奇了。值得希奇的，倒是「東崽」們的「移花接木」「翻雲覆雨」妙手，那才值得你佩服到五體投地，因爲那時如果你也應用「賄賂」，把一些金錢貢獻給了他們，那他們也許能化有爲無，使你產業不必抄入「敵產」而得「法外開恩」。

異哉「敵產」，哀哉「贓物」。

暴斂與橫征

熟悉史事的，誰都知道古今一些軍國獨夫的盛衰興亡，就全傳神於「勝則爲王，敗則爲賊」八個字。當其興盛時代，真是四方歸順，萬國賓服，於是乎那位出身行伍的老粗，一旦登上寶座，不免躊躇滿志，也就想到個人的榮華享樂來了。要榮華享樂，自然就得大興土木，大起宮殿，大事搜括天下貨財。歷史上第一位懂得搜括的是殷紂，他一登帝位，憑藉了他那「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本領；就大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

第二懂得橫斂的是秦始皇，始皇統六國，他的政策是「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

「同文字」；他的領土是一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於是他就想入非非：不但「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穿治酈山，及並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棹，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也還：「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

第三位懂得聚斂而大興土木的，却應該是宋徽宗趙佶了。他於政和四年，改築延福宮，委任童貫等五人，分任工役，於是「你爭奇，我鬥巧，專務侈麗高廣，不計工財……殿閣亭臺，連屬不絕，鑿池爲海，引泉爲湖，鶴莊鹿砦，及文禽奇獸孔雀翡翠諸柵，數以千計，嘉葩名木，類聚成英，怪石幽岩，窮工極勝，人巧幾奪天工，塵境不殊

仙闕……。」

上述所舉三位暴君，其搜括手段，固然膾炙史冊，但若與寇軍軍閥的橫斂手法一比，就不免有小巫大巫之別了。寇軍軍閥憑其犀利砲火，真是所向無敵，在他們鐵蹄所踐的地方總要執行他那既定的三大政策：第一是殺戮，第二是淫擄，第三是搜括。殺戮和淫擄的慘烈情況，在前章我已道過，茲不再贅。至於搜括範圍的廣泛，却就令人大為驚嘆了。當他們佔領星馬之後，那些專負搜括之責的所謂「社會」「組合」的機關也就跟着翩然出現了。這些搜括機構，分門別類，舉凡戰畧物資的金、銀、銅、鐵、錫、鋅、自來水筒、螺絲釘，「護謨」、「護謨實」，和「露藤」，煙葉等，都在他們搜括之列。那個被稱爲「馬來之虎」的山下奉文於從華人身上首先搜括一大筆贖命金五千萬元之後，跟着那些「會社」「組合」，也就以其毫無價值的「軍票」，四出搜括上述所列的戰畧物資了。自然，星馬係樹膠王國，如果樹膠真的能夠暢銷，倒也可以稍得「假象繁榮」一下，誰知道這樹膠僅只一時有價，以後也就每况愈下而至沒人要了。至於樹膠附屬品的「護謨實」，初時傳說可以製造汽油，一時大家都以收拾梔子爲務，但好景

僅成一現曇花，過後竟也再無下文。而最行時運的倒是那些並非產自星馬的五金之類；先前，搜括的對象，是那些大小五金商行，其次漸及於五金舊貨商，一些爛銅臭鐵，皆爲搜括目標。到了舊貨商也告罄盡時候，只得向「巫洛卜」直接搜括了，於是「偵騎四出」，線人亂飛，所有大，中，小膠園的設備如水喉，鐵器，製銅片的「輕鐵」；以及錫礦場的鐵纜，大小螺絲釘和摩托等；都被一齊括走，無一倖存。最可憾的，是那搜括目標居然轉移到公用物品上來了，那裝在橋樑上的水喉鐵，鐵條，鐵軌等；凡可以拿動的，無一不被括走。上述這些括物，舊鐵去翻冶作爲砲彈；水喉，螺絲釘拿去營造艦艇，而鐵軌則拿去造那條「死亡鐵路」，贖武窮兵，用心可也夠苦；但天道報應循環，到頭來却仍然不免要一敗塗地，而那千辛萬苦從橫征暴斂下括來的戰畧物資，却多半要被轟沉海底，化爲藻屑，真是何苦來哉？

覲然與淡然

新正開筆，論理是應該寫些「喜事第一」之類的文章，但我却竟反寫了這題目，顯然與新正景象不大協調，然而爲了「緬懷往烈」，我真的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覲然典出自國語越語的：「范蠡曰：余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於是，後人遂把那些厚皮去諂媚事人，或者「沐猴而冠」的傀儡們；譏爲覲然，大有不屑與語的樣兒。歷史上以覲然恣態賣主求榮而屈膝事人的可真多哩，而華歆應該說是此中第一個最擅寫「臣不勝犬馬惶恐之誠」的覲然代表人物。他那迫令獻帝禪位的：「伏覲魏主，自登位以來，德布四方，仁及萬物，越古超今，雖唐虞無以過此，羣臣會議，言漢祚已終，望陛下效堯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禪與魏王，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則陛下安享清閒之福，祖宗幸甚，生靈幸甚！……」奏章；與民國初年籌安會六君子楊度等的：「謹以國民公意，恭戴今日大總統袁世凱爲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伏維仰承帝眷，俯順輿情，登大寶而司牧羣生，履至

尊而經綸六合。……」勸進「推戴書」；真的是上下古今，異典同工。但這如與吳三桂的因「與其把明室江山送與闖賊，不若送與滿洲人。闖賊闖賊，你要奪我愛姬，我也顧不得許多了」而上書大清國攝政殿下：「……特泣血求助，……北朝應惻然念之，夫除暴剪惡，大順也。拯顛扶危，大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絕，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流賊所聚金帛子女，不可勝數，義兵一到，皆爲王有，又大利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唯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的洋洒請援表書；却就不免相形見拙。雖則兩者同屬覲然，但前者覲的諂的都是本朝人士，還可說是見仁見智的不同；後者則僅爲一區區「愛姬」，竟不惜勾引外兵入內，且把一個化外「狼主」，譽爲「大順」，「大仁」，「大名」，「大功」……而且申言報之子女財帛，也還要「裂地以酬」，那才真的是「不勝犬馬惶恐之誠」，而使人有卑諂肉麻之感了。

如上所舉，前者如華歌，楊度等之類，可以稱做國賊；而後者像吳三桂之流，則簡直是國賊而兼漢奸了。不過做得敢于明目張胆的，倒也好使人提防。可惜的却是一些行

經特異像南京老鸛河的漁夫，黃天蕩的「閩人王姓」，和清初秀才范文程等的所謂隱淪人物；那才使人有「人心不同如其面」之感哩！

概自星馬陷敵，像吳三桂、洪承疇之流的國賊固然不少，但像范文程等自行投効的人物，却也多如過江之鯽。這些人物平時的骨子裡早就夾藏有「模稜兩可」的因素在焉，一旦換朝，便忽然都蓄起兩撮東洋小鬚，滿口「亞衣亞卓」的自行投効「寇軍」來了。他們投効目的，金帛子女尚在其次，主要的却是在於求個託庇，使得他可以成爲「左右逢源」的寵兒。因此，他們固無須亟亟於厚爵高官，能夠獵得一個會長或「囑託」固好，縱不然，即使能謀致一個部隊或憲兵的「使用人」，臂上得夾纏上一塊白底黑字而蓋有「豆官印」的「使用人」三大字；也就自覺入出無阻而有些兒飄飄然了。假如萬一可以蚤緣弄獲個招安委員或顧問之類的頭銜，得追隨隊長，班長，市長，州長，機關長，甚至於師團長，總司令之後，他是一聲，你也跟着是一聲；他非一聲，你也跟着非一聲；那你就將真的寵集一身而榮及門第的了。於是，你地位有了，財帛子女也自然而然的有了；颯然的收穫，竟是如此這般的豐富，怎不叫人健羨的哩？！

至於淡然，那便是「淡然忘之」的意思。猶記淪陷初期，「寇軍」大刀濶斧的殺戮淫掠政策，的確會使過原住地人民爲之驚懼而痛恨起來。自然，那些殉難僑領烈士們的遺屬，更其像風中纖草，都有縮索蕩然而興「國破家亡」之痛。這一種仇恨，如果也用古文詞語形容，那便是「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啊！然而不幸的是：這種深仇大恨，那些「椎心泣血」的遺屬們並不記得很久，他她們先是規避一些時日，繼而竟有人出與寇仇杯酒言歡，終竟是前仇宿恨，漸漸地淡然而釋於胸了。

光復以後，盟國統帥部大搜戰犯，而那些烈士遺屬們，有的固仍耿耿於心，思圖報仇雪冤；但大多數的却竟已淡然忘之。淡然忘之倒也無所謂，可異的竟是有人甚而對那些南來淘金的東洋艷舞團，反而感到興趣來了。由於興趣，不免日夕追逐，廢寢忘餐，譽之爲「狗力」，讚之爲藝術最高表現，終而捧之於九重天上；有人甚且不惜追上扶桑三島，企圖一親香澤，或則挈眷遨遊，朝浴根箱溫泉，夕餐櫻花落英，而前此的「殺父之仇」，也就拋之九霄雲外，不復再予省憶了。至於那些非殉難家屬的人們，其化敵爲友的親暱程度，自更不必提說了。這一種「親暱」不恨的情形，如從耶佛的宗教觀點來

看，自然是「博愛」不記仇的美德；但無可諱言的那於九泉下的烈士英魂，却就不免有難於「瞑目」之憾了。



高人一等

做人而至于高人一等，則其地位之巍巍不想可知了。

國運的轉變，據說與人情的冷暖並無稍異。而我們之於其間，也的確常是弄到「進退維谷」，「啼笑皆非」的。得勢的時代，「上帝的鐵鞭」；曾使世紀的人們震懾，自然足跡所至，也就有人趨承奉侍。但過了些時，一片黃禍之聲，却又喊得整天價响，當然風聲所及，真的足以使人走頭無路，而至「飲泣吞聲」，自怨自艾的。就在這一「青黃不接」的危境中，所謂高人一等的人兒，也就翩然出現了。

在淪陷時代，高人之上，也還更有高人，他們來自台灣，但却忘了老祖宗。他們開口「東洋語」，閉口「東洋語」，連放屁也得「東洋語」。原因是他們兩重國籍，享有種種特權，也因通曉東洋語，儘日就在主子面前，道長說短，搬弄是非。不但小民害怕，就連前一代的高人，也不免有所側目，但又敢怒而不敢言。這時眼見利權外溢，不免眼紅心痛，也就拚命學習。終于也給染上了東洋色彩。於是不久之後，他們居然也能

以東洋言語，周旋寇軍之間，同樣得到新主子的歡心。不過，這之間，先前原爲飯碗問題，稍爲順風把舵，仍不免尚有苦衷。但日子稍久，也就忘了本來面目，漸而推波助瀾了。

但好景不常，鴻運正當恰到好處，那皇國却忽降伏，這於他們不但有「樹倒猢猻散」之感，即連身家生命，也自不免有所顧慮了。畢竟天無絕人之路，而他們又自高人一等，聰明不過，正當大時代突變之際，他們不免匿跡些時，看看風勢如何？等到局勢明朗，也已明白舊日主子並無惡意，甚且不究既往，於是他們又再捲土重來了。

如果服務僅爲吃飯，也還情有可原。但他們却抱「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宗旨，先是免不了要用些精神，攢營訴苦，道出附敵不得已的苦衷。舊主子正在用人之際，也就不分涇渭，一體予以起用。於是他們就又改頭換面，重以「錢得敏」恣態出現人間了。

海軍的將來

想起「甲午」以前時代的中國海軍，也頗使人沾沾自喜。那時候所謂大清帝國的北洋艦隊，據說是被列爲世界最強的第五位。當「甲午」之役尙未發生前，這艦隊曾訪問過新加坡，也會到過日本，頗有泱泱上國，我武維揚之概。但，據說，這艦隊的弱點，却也就於這一訪問露出馬脚來了。原因是這些海軍先輩，居然在艦橋上晒起衣服，而並不覺得有失體面。撫今追昔，啼笑皆非。然而追溯過去的「第五位」雄風，仍然覺得可喜。何況，這「沾沾自喜」的風氣，也還由衣冠上國傳染到倭夷島來了。

日軍自甲午一役戰勝大清，再戰擊敗帝俄；便也「沾沾自喜」，以爲世界無敵。於是「東鄉」成爲偶像，而他們也就躍躍欲試，想與二強三分天下，爭取海上霸王。不過這夢想却終於幻滅，而那自詡無敵的東洋艦隊，也已與甲午的「北洋」全其命運了。

其實，這並無足奇怪之處。因「沾沾自喜」的結果，難免夜郎自大。自然終于不免也要閉門造車，而自以爲雄厚無比。珍珠港一役，更使他們振振有詞，以爲霸王的寶

座，終須讓他獨坐。但這得意，僅只片刻。大叔的輪型戰術，終使他一敗塗地，最後是艦艇淪為海藻，皇軍成為降軍，豈不快哉！

現在呢？時勢又已轉變，中國終於再成強國了，人們為要敦睦邦交，居然也講起交情，移其可愛艦艇贈于他們，助其也登霸王寶座。加以更有東洋降艦編入，自然陣容是整然可觀，于是乎他們于忘形之下，又是「沾沾自喜」了。然而，可恥得很，人家的贈艦，據說原非得已。姑不論其贈艦是否可用？炮火是否犀利？但捕緝海港小盜，確是綽有餘裕，況乎目今世界已是太平無事，鐵鐘大艦也將成為廢鐵。友邦的盛情，縱使不敢言感；但一種「沾沾自喜」的態度，也可見其得意之一斑了。

然而他們畢竟仍然覺得非常榮幸，也還引以自豪，因為他們經營海軍，是最符合「軍縮」意義。不必人家來強他「縮」，他們先就自「縮」起來。不然的話，豈有建立海軍數十年，到現在也還不滿三萬八千噸。並且這一驚人噸數，還要等到「不久之後」，豈不幽默之至。但這小小噸數，已很難能可貴，更其合乎中庸之道，誠足「沾沾自喜」而無愧。儘管人家一喊就是百萬噸以上，這又有什麼關係？橫直華胄立國之道，乃是

禮讓謙恭，儒雅風流，多少云何哉！君不見海盜橫行，終可搖身成爲正果。代言人的宣稱：「四十艘增至五九艘，二萬噸增至三萬三千噸」，其意乃在以質勝，而不以量誇。這如由阿Q解釋，也許就是精神的勝利吧？

幫兇者的下場

嬴秦時代，皇帝輕視文士，說是他們只知終日紙上談兵，大講孔儒大道；不過爲一「幫閒」式的歌子。而李斯居然以「幫閒」出身者的資格，周旋于專制暴君之前。在那「養尊處優」的環境下，終於他是忘記了本來的儒者身份，替主子想出一條「焚書坑儒」之妙計，消滅了一些天下文士。于是乎李斯便扶搖直上，做了一個澈底的「幫兇者」。博得主子歡心。然而，爲時不久，李斯却也免不了要行刑東市而至「身首異處」。這用古文詞語註釋，是「良弓藏，走狗烹」。用現代新聞式的文字說，即是「幫兇」者的下場。

夫天下「幫兇」者亦多矣。下場也各不同，但都免不了有一場殺戮，終於是趨于滅亡，同歸於盡。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希特勒主義的勃興，也還是一些世界「幫兇」者爲之大捧場。當希特勒最初在慕尼黑黑酒吧間大呼小叫時候，「幫兇」者是李斯式的戈貝爾和戈

林之流；這雖近乎荒謬狂妄，却也自有其甚衷在，原無足深怪。可異的倒是一些職業幫兇者的趨承取媚。說希特勒是歐洲的救主，必須此人得志，歐洲才能「維持均勢」。而「瓠爹」才得「高枕無憂」，有了保障，不致受所謂「赤馬紅羊」的威脅。于是那傘子首相，便風塵僕僕地奔走于唐寧街和慕尼黑之間。結果呢？希特勒是真的成爲「救主」（？）但歐洲的「均勢」却已無法可「均」。地圖也已變色，而我們的首相也就這樣地抱恨九泉作爲「兇者」的犧牲者了。

現在，時勢是已轉變，盟軍也已勝利，據說世界又要永遠和平，然而「幫兇」者却仍然活躍于兩球之間。他們「食古不化」，依舊在幻想維特「均勢」，依舊在想製造另一救主。他們一面在高唱大憲章，企圖使世界成爲一家（？）；另一方面却在三數強者之間，私自劃定勢力圈，陰謀使若干小國成爲他們的附庸。他們開口和平，閉口和平；而背後却在醞釀戰爭。他們也還襲取嬴秦的故智，想消燬天下兵器，也想「焚書坑儒」。於是他們便以秘密會議的協定，暗地出賣了忠實盟友，也企圖犧牲弱小民族的自主自決權。他們自命爲強國，把世界當作「年糕」，以爲彼此均分食了，天下便就太平。

無事。這是「幫兇」者的傑作，也是弱小者的不幸。但「幫兇」者却並未計算到，世界如被分割，要地如被攫取，自然也還有另一種人抱持不平，到了「均勢」無法可「均」，「勢力」不能再圈的時候；自然的演變衝激而起，結果「幫兇」者就要和李斯似的「東門黃犬」落得一個「身死名裂」的果報；而世界的局面，也將陷於無可挽救和不可思議的地步了。

閒話地圖

呆視着壁上的地圖，覺得有些惘然，但也覺得好笑。

能夠呆視地圖，雖不敢自命爲「愛國志士」，但却的確有些「傷時嫉世」，漸而興起無限的「滄桑陵谷」，「禾黍悲歌」之感來了。

在中學時代，碰到默繪地圖的考試，就覺令人頭痛。爲的是地圖上的疆界和線條，不容得你有所錯誤。否則，不但得不到分數，也還要受老師一番嚴厲的呵責，說那是有意疏忽。現在追思起來，彌覺警惕悚然。

過去的中國地圖，在漢唐之間，據說是相當遼濶。降至元明以後，更其「發揚光大」，甚且遠遠及歐洲的奧匈，而被人呼爲「上帝鐵鞭」。不過我們却很熟識，近代的中國地圖，是像一葉美麗的秋海棠，也像一葉暮春的桑葉。

從出世到現在，曾經兩次看到地圖顏色的改變，和疆界的更改。曾看到所謂「帝國」的興起，但也曾看到他們的沒落。這些所謂「帝國」也者，當其勃興強盛之時，常

會對他自己的地圖感到狹窄，感到不足以展其雄圖，和「君臨天下」的欲望。於是他便拿起鐵筆，從他國的地圖上塗染了自己的顏色。如此一來，當他國地圖上的顏色開始黯褪的時候，他底新帝國便於焉建立起來。這例子，歷史上多得很，無從一一枚舉。然而使我想起的，倒是一幅不久以前的遠東地圖。這地圖的主人，肇興的始基是從「德川幕府」時代開始，最後竟擴展到整個太平洋和遠東，甚至連南太平洋的所羅門羣島，以至于阿留申的尾巴，也有他「旭旗」的飄揚踪跡。但，這地圖到了最近的年代，經已黯褪下去。自然，這黯褪的終了，又是另一顏色或者不僅一種顏色代之而起。這在見慣了「滄桑陵谷」「盛衰興亡」的我們，是並不感到怎樣的興味和扼腕的。

關心的，倒是我們自己的地圖。

地圖而至於桑形，已是一種不好的朕兆，不幸的却還介在強者地圖之間，自然更使人「憂心耿耿」了。雖說桑葉美麗，但却是春蠶餌食之物。況在目前，這桑葉就已「殘缺不整」，顏色也已綠褪。如何使這桑葉完整？如何防止這桑葉的被蠶食？許是千萬人所憂慮而關心的吧！

我說：別無他法，只有耐心等待春天。

閉關與「法郎吉」

慣於說大話的，據說是世界上最危險的人物。這人物，在古國早就「司空見慣」。在環球，當然也不爲少。但到現在，却大約就祇贖「碩果僅存」的一個了吧。

嬴秦時代，「等因奉此」的文章，不外「率海之濱，莫非王土」這一套。文東武西，儘情「頌德歌功」，皇帝也自大感飄飄然了。於是徭役大興，築造了一座「萬里長城」，想把「不服王化」的匈奴隔絕起來，好讓「龍體」尊養「阿房」，樂得逍遙自在。這是閉關自守的妙計。趙宋天子，君臨天下，眼見番夷囂張，也覺有些麻煩，便索性揮起「金斧頭」劈去大渡河的一段，那雖非「閉關」，却也真說得上「自守」。至於櫻花三島，先前原也打算「閉關」自守，但「山姆」的水兵，却用砲艦把它打開了來。不意到了最近「法郎吉」的佛蘭哥，於大發雷霆之餘，居然也喊出「閉關」的口號來了。

說起佛蘭哥這名字，該是東西响往，婦孺盡知。這位將軍，以「命世之姿」，出現

人間。跟「地煞星」的希特拉，墨索里尼，同被稱為近世紀的難兄難弟。其實這也無足深怪，先前他想「君臨」鬥牛之邦，却自恨心有餘而力不足；恰好希墨二兄，有意拔刀相助，終於是大功告成，躍上了獨裁英雄的寶座，也稱歐陸救世主。不幸的是，正當「叱咤」「暗鳴」待機而動的時候，希墨的金字招牌却突然的拉掉了。這於將軍，當然是「兔死狐悲」，大感徬徨了。然而這却是一重難關，不得不力持鎮定。這鎮定一面是「裝腔作勢」，一面却也「秋波斜送」。自然，改裝變頭，也還未能免俗，可是那却毫無作用，將軍的幫兇罪惡，早已有人為他「編年記事」。也有人在會議場中，公開觸犯他的忌諱，說他幫兇助逆，罪大惡極，這樣一來，他那投機的行徑，似已是此路不通；而一片制裁之聲，又已洋溢乎天下，弄得「聲名狼籍」，無一可以引為知己。終於「老羞」之餘，不免也就「成怒」起來。於是乎他就大聲疾呼，說他不必與人周旋，願意閉起國境，與世隔絕，免得再受閉氣。這自然又是大獨裁者的口氣，大英雄的本色，真不勝令人欽佩之至。

不過，他並沒有想到，歷史上的前例，「恣睢暴戾」者，結果究竟如何？而「閉關

「自守」者，是否也可以永享天下？

「千夫所指，無疾而死」，所有世界上的獨裁者，終于會有這麼一天的到來，我想。

秘密與專利

凡是不能「公開」的，大抵都屬「秘密」。而「只此一家，別無分號」，或「版權所有，不許翻印」，據說就是所謂「專利」。

天下秘密以至于「專利」的事，也還多至不勝枚舉。雖然這以後也許終于不免要成「公開秘密」，但在先前却的確是曾經「煞費苦心」「諱莫如深」似的長期緘默。這例子，如果舉其「犖犖大者」，也還頗有可觀。劉邦蓄志反秦，先就僻處一隅，暗地「招軍買馬」糾集「四方豪傑」；等到「羽毛豐滿」，反志顯露，自然也就不得不公開了。然而到了「大舉」時候，叫張韓明修棧道，而暗度陳倉，也仍然還要保守「秘密」。劉皇叔想與曹阿瞞抗衡天下，却不敢與曹公於「煮酒論英雄」時候表露野心，終至聞雷驚皇失色，瞞過了孟德的疑心；這也屬於「秘密」。反之，秦政想君臨天下，一世萬世，先就焚書坑儒，盡收天下兵器。使得反對者失去武器的憑藉。其次就叫臣下占天象，看風水，防止第二個「王者」出現。結果鑿斷鍾山龍脉，使得金陵「王氣」化爲烏有。於

是「四海合一」，宵小匿跡」，而天下也就成爲始皇帝的「專利」了。希氏崛起酒吧間，掛的「卍」字旗，行的舉手禮，喊的日耳曼，排的猶太人；先也會保守「秘密」，終于公開而且「專利」了。於是大日耳曼所向無敵，歐洲大陸皆「望風歸附」，先擬席捲歐洲，其次當然想「專利」世界了。不幸的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終使希氏的「專利」計劃埋沒九泉，而天下大勢又爲之一變，終于是不知「鹿死誰手」了。

現在，窮兇既倒，人樂昇平，照理大家是應該「偃旗息鼓」，歡樂一番。然而就正因爲時代已進入「核子」，而「核子」又據說是具有無上威力的燬滅作用，深爲一班野心家所賞識。所以一方爲要「專利」，便高呼力守「秘密」。另一方却要「公開」，說「同是世界爭霸者，不應秘密到將來」。於是「唇槍舌劍」，公理婆理，鬧得烏烟瘴氣，一場糊塗，而人們也就於焉寢食不安」，而至「憂心耿耿」了。

其實，這也算是多事。如果「秘密」可以「專利」，則世界的太上皇帝，該就要由愛迪生，馬可尼，富爾敦，和「原子」權威者密茲爾，丹甯，科美等世襲，又何勞三巨

頭的「爾虞我詐」「明爭暗鬥」啊！

「秘密」而至必不「公開」，一方是想「東之高閣」，藏之名山，以爲不朽之業。另一方却是「處心積慮」「誓在必得」，得之艱難，無門可入，當然是必出之於偷了。於是「間聲諜影」，偵騎四出，又是一場騷動，而天下又似在變化了。

嗚呼「核子」，哀哉「秘密」。



主奴之間

善於窺伺主子「喜怒哀樂」的，據說謂之「諂」。善於「賣弄風騷」而至「斜送秋波」的，據說就是「媚」。

夫「芸芸衆生」，「滔滔人海」，想做一個人，的確不容易。想做人上人，當然更比「蜀道」還要難，也正就因有這困難，天下間便有皇帝臣下，主子奴才的分別了。臣下之於皇帝，鞠躬如也，惶惶如也是不須說。但真的能夠做到「君欲臣死，臣不死不忠」的；大抵都屬「忠實同志」，可得皇帝歡心。而東洋臣民的不敢「冒觸天威」，則據說全是「臣不勝犬馬惶恐之至」的犬馬之類了。但皇帝畢竟具有太上權威，而臣子的「殉君殉國」也還可博忠烈美名，垂諸千秋萬世。所以雖則「諂」死可憐，畢竟無所抱憾。至奴才之於主子，則不僅須伺其「喜怒哀樂」「諂」之而已，有時也還需要裝作美人愛姬的嬌態，賣之以風騷，「媚」之以秋波，其「耗費心機」與「艱苦卓絕」可想而知。知然而偉大的成就，一生的昇沉，都在於斯。而忠奸之異，善惡之分，却也由此「窺

其全豹」了，翻開「資治通鑑」，或者「大英辭典」，這例子也還多至不勝枚舉，但可痛可笑的事實，却也從此窺見無遺。

馮道因工「諂媚」，結果步步高升，官至數朝丞相。洪承疇吳三桂之流，也即精於此道，贏得高官厚爵，顯赫尊榮無比。可笑的倒是陶潛之類的所謂有骨氣也者，僅爲了不肯「折腰」，竟把官印丟掉，一口氣躲回南山種菊；至於方孝孺則僅爲了一篇皇詔，不肯爲燕王捉筆，弄到十族被屠，九原吞冤，則簡直是太不識時務的了。

然而「地靈人傑」，畢竟不限華夷，這太識時務的，却終于在外國發現了。這些人，不但能「諂」，而且能「媚」，也還懂得裝腔作勢，有時居然扳起面孔，操起官腔，使你不得不退避三舍。他們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日唯仰承層峯顏色，做些幫閒工作。却另從密室露出可怕的匕首，而找你的麻煩，即使是屬芝麻小事，他們也樂於爲之，於是小民就得惶恐涕零了。

英雄本色

「傀儡戲」與「掌中班」之所以引人入勝，即在於土話的對白。這戲的出現人物——木偶，大抵是皇帝，英雄，奸雄，神仙，小丑之類。皇帝開口「朕躬」，閉口「寡人」，看了令人不勝戰慄惶恐之至。神仙過於荒唐，只能引得小孩們的興趣。小丑嘻嘻哈哈，有時也還能一幽默，但却空洞得很。使人印象深刻的，倒還是英雄和奸雄這一類，爲的是它們莽莽赳赳，喜怒無常，簡直是屬於「不可思議」人物的了。

英雄出台，例是擺開虎步，劈頭開口就是：「大將南征胆氣豪，腰橫秋水雁翎刀，風吹鼙鼓山河動，電閃旌旗日月高」；尾聲拉得怪長，以下當然就是侃侃作官銜和武功的自我介紹了。奸雄與英雄僅一字之差，然而面孔和作風却就截然不同，一個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另一個却就是「奸譎詭詐」，「陰險莫測」了。

但這之間，却也有介乎英雄奸雄兩型之類的。曹孟德原被人呼爲奸雄，但他却以英雄自居。雖則他也曾經有一時硬拉劉玄德湊伴，說是「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但劉玄

德早已「洞燭其奸」，並不引以為榮。其實曹孟德眼中，劉玄德是過于渺小的，何足與他並駕齊驅。「使君與操」的說法，不過聊以安其心而荒其志罷了。

不料，類似這型人物到現在也還更多。

曾經叱咤風雲；顯赫一時的希，墨二王，據說也是英雄。但另一部份人却叫他「梟雄」，也稱「奸雄」。他在國際舞台上，從不會說「使君與操」，也不許另有其他的英雄或「使君」存在。在「命世自居」，「眈眈虎視」下，他倆志在吞併世界。所以絕不放張伯倫輩在眼裡，自然連史太林也不感興趣。但最後却都鬧翻臉，大約也是「漢賊不兩立」的嫉恨在作祟的罷！不過他却並未料到，最爲他瞧不起的，結果却是打倒他最致命的唯一敵手了。

由于時勢的變遷，人事的淘汰，舊的英雄倒掉一批，新的英雄便應運再起一批。這些世界新偉人，過去曾經侷促一隅，落魄一時，也會失掉國土，求援於人。然而，現在都成功了，「得意忘形」，便自「躊躇滿志」；「趾高氣揚」。進而抄了老希的傑作，想領導以至于一手獨霸整個世界了，於是他作獅子吼，自誇計劃成功；飛機，坦克，

甚至原子，應有盡有，不但要自己的舊領土，也還要求託管新領土，不但眼中無「玄德」，連「獻帝」都不算數了。結果，他叫部下準備好身手，打擊他以爲是敵人的敵人，連弱小之類也在裡面。他喊着人家反他，也指着弱小而抗議。當然，弱小如無善後辦法，他必會進一步學着「東洋人」，也採取最後的「行動」了。

這是新英雄的拿手把戲，也即是新英雄的本色。

社會相和打秋風

也算奇蹟。

一件事之所以能奇的，大抵總是「神出鬼沒」，「繪聲繪影」，使人幾乎有點不敢置信。然而這結果，却往往使人都信了，也還都「趨之若鶩」，而至「肩摩踵接」，「戶限爲穿」，這可見其奇的一斑了。

但所謂「引人入勝」的奇跡，有時却也多半屬於「想入非非」的鑿空捏造，而大抵多在報上發表，或刊登於廣告欄邊。先前原的確有些魔力，使你不得不信以爲真，而至「慷慨解囊」，「躍躍欲試」，等到你畧有所悟，「神智稍清」之後；大呼上當，却已經爲其所愚，悟得太遲了。

新近看到一份報紙，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趕快發財」四個大字，使人的確有點着迷，頗有「飄飄然」之想。但「好的還在後頭」，妙文底下還有：「爲人類謀富貴福壽康強如意計，本院擬犧牲三萬元，免費秘授必富新奇捷法，且有名貴珍品獎贈，別開生

面，千載難逢，凡有初等英文知識，不拘男女老幼，均可函授解決切實問題。欲出人頭地致富者，請附下郵費角七，便得英文錦囊一大冊，「五光十色」，「柳暗花明」，使孔老還在的話，也該捋髯色然以喜，不必再發：「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的牢騷了。

夫「富貴福壽康強如意」，正是中外人士所寤寐追求的東西。過去的帝皇如像秦始皇，漢武帝之流，「富貴」的確夠了，但「福壽康強」却無把握。也曾爲了這，動員大批人馬，訪問仙山，結果是：「神仙大藥無消息，方士招魂又罄空」了。假如秦王漢武生逢此世，看到這「新奇捷法」，必能拍案叫絕，而連夜「高車駟馬」，或二九型機，專送這位發明「福壽康強」的主人來了。那時「函授」主人於「富貴智致巨萬」外，也還可賜封「高官厚爵」，富上加富，豈不大「出人頭地」哉！

然而「趕快」的「馬脚」，却也終於露出。爲了「人類」，而至「擬犧牲三萬元免費秘授」，原也不算大事。何況本身又是點金有術，自然更可「別開生面」。但可疑的是：既要「免費秘授」，還有「珍品獎贈」，實就無須「附下郵費角七」，索性報効，

不是更可使主人「福壽康強」了嗎？

其實，這是奇跡，也算聊以糊口的把戲。正如報上常看的「徵婚」一樣，也要人們「附下郵費」。儘管如何美貌，如何年青，都像西洋鏡一般的神奧。一旦拆穿起來，却不外是爲了「糊口」。「糊口」一難，也就不得不出于「謊騙」這一途了。

利用一般人「富貴如可求」的脆弱心理，做出許多荒唐的事，却又居然掛起招牌，做些「福國利民」的洋灑大文，說得頭頭是道。而又冠冕堂皇，宛然紳士口吻。這叫江湖的騙術，也即是花樣百出的新「社會相」。

這算不得「生面」，也算不得「秘授」，不過是「打秋風」的一種新法術罷了。

謊騙及其他

說不老實話的是「謊」；而假造事實以炫人的，却就是「騙」。

世界上儘有許多衣冠楚楚，文質彬彬之流，一問出身，起碼就是大學，一說起話，也盡是一派甜蜜動人之言。雖則他並不一定有錢，或者屬於名流這類，但以其善於趨承，却也就極得一些人的歡心。自然，地位也就慢慢兒高昇了。

這例子，從前不少，現在也還更多，蘇秦窮得三餐難繼，連嫂子也看不起。然而他却靠了謊和騙，掛了六國相印，顯赫尊榮一時。當他開始作說客時候，也着實有點困難。但他却也終於抓到六國國君的弱點，不是謊說趙要攻晉，就是騙說燕要攻齊。嚇得六國國君尿滾尿流，結果都請他做顧問，顧問自然非錢不可。於是蘇君這邊登台演說，那邊發表談話。最後當然還要提到他的清高。大約是說如果不爲六國安全，他又何苦風塵僕僕，弄到力竭聲嘶，食不下咽的呢？雖然他這謊騙，也終有一天爲張儀所揭破。但他早已滿載榮歸，功成退隱了。

不料，這蘇秦式的徒子徒孫，傳到所謂「昭和時代」，倒還「青出於藍」。這之先，原也是寂寂無名，說亮點也不過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之類，不過，有的也還比「子曰」稍高一等，即是課餘之暇，也還參加一些活動。但說不到「紅極」，因為在金元之下，上頭也還有財主壓着。爲了稍有活動，起初是頗爲自矜。但當太陽旗一揮，雖則鬼子未想到，或者根本不識大名。但却獨自惴惴，不知所措，自然也會想跑。然而跑向何處？以一文質彬彬，那深山大澤，沐風櫛雨，當然不慣，即於本心亦所不願。結果，只得跑魚熊兩兼的路，那即是易地而處。譬如說：由檳城遷到吉隆坡之類。畢竟準大人的眼光不錯，那里物殷人富，四通八達，由學而賈，利路亨通是不消說，也還預關未來途徑，即下一時代的振振有詞：忠心耿耿也。

果然，時運濟極，命途亨極，另一時代到了，準大人也就悄悄地重回故居。不過，這麼一回，事關前途，「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又因過去有些活動，當然也不能沉寂無聞。於是回來之後，第一步是訪訪也是大人之類，既可聊表寸心，也好云云吾道不孤。第二步當然也要對記者發表談話，描述當時情形。說是如何間關苦難，如何埋名

隱姓，如何失饑挨餓，如何舉目無親，如何努力工作，如何與敵奮鬥。頭頭是道，儼然自己就是匿在深芭里的鬥士一樣。發表了後，又加按語，說要回國省親，或者考察觀光，忠孝之詞，溢於言表，這樣，又遍遊各地，也還代寫同志代電之類的宏文，順便收些滙水，以做盤費，也好兼辦港滬貨物，或計劃開發之類。謊騙之下，大家相信，頃刻之間，某也踴躍，某也同情，二三千萬不難立就。屈指一算，照滙水伸折，獲利可以一半，人生到此，名利雙收，這回真夠吐氣揚眉了。

然而，可恨的却也是這一謊騙。明明在某地經營大洋行，也與鬼子鞠躬如也，並且還發一筆大財（即日票萬元收回叻幣百元），却說如何困苦，如何與敵奮鬥，如何失饑挨餓……豈非可憐之至。

這即是準同志的謊騙，也即是新鬥士的伎倆。

演說談話，代電快郵，趨炎附勢，發財升官（？）成了謊騙的成果。無以名之，姑曰：「無耻」！

吻頰與虛榮

英雄和美人，在中國的裨官野史裡面，常是佔了重要的一頁。在禮教的森嚴壁壘下，中國女子常是匿處深閨，不准拋頭露面。這情形常使一班舊式小姐，因懷春而害相思病，也常使一般風流雅士，爲了走馬紅樓，瞥見彼美倩影，弄到神情恍惚，廢寢忘餐，這結果，雙方的成功與否，就要看看勇氣怎樣？勇氣好的，大抵男的都作「窺牆末玉」，而女的也都曉得學學「留枕宓妃」。可憐的倒是那些扭扭捏捏的，既無勇氣，又拋不了愛戀念頭，而結局當然是悲慘的很。

英雄呢？據說最爲女人顛倒。這原因大抵男的必須「面如冠玉」或者「面若傅粉」，簡單說就要白皙漂亮。小說上的樊梨花，穆桂英，八寶公主，就爲薛丁山，楊六郎，狄青害得寢食俱廢。在戰場上，先是勢不兩立的敵人，所以一開口總得先喝一聲：「來將報名受死」。然而那番邦公主，却已看到來將「貌若潘安」，已有顛倒之意，便嬌滴滴的回答道：「奴家……」，以下也就就心跳氣喘，說不下去。但暗地裡却已斜

睇秋波，眉來眼去。不過男的却不爲所動，有時也還罵了一聲「賤人」或者「娼婦」，跟着便挺槍直刺。「公主」之流，碰到這種無情郎，常弄到沒有辦法，幸虧曾經上過仙山，學些「移山倒海」之術。所以男的如不遵從與她「成其好事」，常要大吃其虧，但結果却皆「終成眷屬」，這真不得不欽佩「異邦公主」的高強手段了。

不過這之間，却也有些英雄，爲了一個美人，弄到進退維谷，甚至連國家也都拋在腦後。楚霸王黑黑粗粗，滿臉鬍子，一點也不漂亮，但虞姬却顛倒他，他也顛倒虞姬。吳三桂雖還年青，却並不漂亮，但圓圓一見就爲之顛倒，三桂自然也極鍾情。中間悲歡離合，一個殉節成就霸王的烏江自刎志願。一個却爲了圓圓，忘記君父之仇，連外國兵也引了進來，最後自然是把整個國家也斷送了。

想不到這故事在櫻島也有，據星條報披露：「櫻島著名之歌女秋子，曾企圖跑近麥卡特大將身旁一吻麥帥面龐，結果爲麥氏副官所阻止。」歌女秋子的熱情，不愛「東條」，不愛「空之神兵」，却居然愛起雄赳赳的「山姆大叔」，豈不要叫「東條」九泉之下死不瞑目。况且麥帥雖是英雄，但碧眼鬍鬚，既無薛丁山的「面如冠玉」，也無狄

青的「貌若潘安」，大抵滿臉于思，有點近於張飛，焦廷貴派頭；但却引起了秋子的「愛慕」，這不能不說是奇蹟。「據秋子事後對人解釋」，「伊之目的僅係對麥氏表示感激而已，蓋櫻島獲得解放後，伊可重新登台演唱也。」這顯然更是奇蹟。感激而至於企圖吻面，自然情有可原，可惜的是麥帥不懂愛情，大約上了年紀也有關係。更可惜是副官無情，連這一小小吻頰，竟也拒人千里之外，究未免大殺風景，有傷大雅。如果講起邦交，自然更是不對。不過，秋子似乎並未想到，歌女與英雄，身份原有分別；而「商女後庭花」，也確實是這次拒絕被吻的原因。何況因爲「重新登台演唱」機會，就想入非非，而至「企圖吻頰」，更未免小題大做，有失將軍威嚴。這如果也說「心理學」，大約就近於「虛榮」這類吧。

但「吻頰」之風，並不一定限於秋子，也不限於櫻島。即在他處也已司空見慣，無足爲怪。秋子的企圖「吻頰」，也不過見之於這次勝利之後。而南洋呢？據說不但吻之於現在，也還吻之於昭和時代，秋子的吻，究竟還是歌女，不見得就算希奇。希奇的倒是南洋的太太小姐，不但吻之，也還嫁之。不但嫁之「昭和時代」，也還正圖重溫舊夢

於芽龍之寇俘營，更想再結情緣於碧眼丘八，黃昏月上，我我卿卿，樂得情語囁囁，情歌曲曲，真使人不勝「商女後庭」，肉麻無耻之感！

這比起秋子，也還過之百倍，所不同的，一個是出於好奇的「虛榮」，另一却於「虛榮」之外，再加上無耻兩字。

論倚老賣老

老。

這在西洋字典，除了老死和行將就木的衰朽之態外；大抵不會有更好的註釋。但這在我們古國，却就另有其不同的看法。做醫生的，千篇一律是「依法泡製」，而「祖傳秘方」簡直就成爲一個醫生招牌上所不可缺少的裝飾，也即是福建范志「神神」，廣東「姑嫂丸」，四川「肺形草」所以名重一時的原因。摩登的商店，更不免有此傾向，頭家叫「老板」，總行叫「老店」，連區區的紹興花彫，也總冠以「陳年老酒」四個字。似乎倘不如此，就不能博取顧客的信心。其他運用老字的也還很多。例如「老鴛」。「老資格」。「老經驗」。「老教授」。「老學者」，「老作家」，「老同盟」，「老馬識途」，「老蚌生珠」，「老成持重」，「老興勃勃」，「老氣橫秋」，「老而不死」……也都以老字造成一種風氣。甚至連三四十歲的騷貨，也必冠以「徐娘半老」，才顯得那是「曾經滄海」的娘兒。

馬而至於老，自然也很名貴，但除了迷失方向可以借重外，其餘却無所取。「老氣橫秋」却使人望而生畏，不敢領教。但年近古稀的雅士，如果服了鹿茸，或生機腺之類，有時也會「老興勃發」，自然興之所衝會吟詩，會唱「鼓返三更」，也會對月懷春，想到女人的好處，於是「貓貓」之意，也就勃發而不可抑制的了。幸而天無絕人之路，有老興勃發的儒雅，便也有騷態十足的徐娘，彼此一經勾搭，都皆「貓貓」起來，這樣白髮銀鬢，就有「魚水鴛鴦」的機會了。

這於孔子，却並不感興趣。他著書立說，也寫「子見南子」，但也嘆息「老夫耄矣，無能爲力」，意態十分頹唐。後來眼見越老越糊塗，深知「道不行」，也知無法「浮於海」，而「富貴如可求」更覺縹渺；結果就不得不發牢騷，破口大罵，罵自己，也罵別人，說是：「老而不死是爲賊」，意思自然是嫌自己過於老朽無用。這較之「老興勃勃」的紳士，似乎還勝一籌，「咪苦士」？（英語譯音），曰：無野心！

但不識時務的，却也還很多。這些人既沒有老馬的識途，也沒有老蚌的生珠，更沒有孔子的才學，却一味是「老氣橫秋」，有時也興致勃勃。不是訴說自己過去的光榮事

蹟，就是誇說自己目下老境的佳處。自然，如果能夠早年追隨總理，加入同盟，或者毀家革命，更是具有悠久歷史。這樣，他便可以逢人便說，資格如何？經驗如何？持重如何？最後當然是「倚老賣老」的了。

能夠「倚老賣老」，的確高人一等。先須發些財，積些錢，碰到興致勃勃，不妨來一二次捐助黨國，進而攀識要人。如果會意外碰到戰亂之時，趁機溜回觀光，順便掛了官銜，然後悠然回來，資格自然更老。可以開口本官，閉口本席，也可以說鄙人某日回國，某時晉謁中樞，某日忝做某官。於是先抬出同盟的字樣，其次就訓誨後生，也不妨陪一二「原官」同來，從中「倚老賣老」，資望不須說，大抵可稱「年高德劭」而無愧。然而不幸的，即是疆界太嚴，壁壘太多，本黨即是本黨，異黨即是異黨，使得後輩不敢望其頂背，這也就可見「老得着勢」之一斑了。

現在，據說在國際上倚賣的也頗不少。這些人先前原是紳士，後來有些戰功，也會參加過一二戰爭，資格之老，無以復加，目下雖則賦閒，却因有些些名氣，也就遠遊上邦，順便發些議論。眼見弱小抬頭不願，眼見人家強盛不甘，於是他破口大罵，說有人

野心勃勃，想鼓動戰爭，但却忘記他也喜歡戰爭。說到最後，真的沒有材料，却連昆蟲白蟻，也都混談一起，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這是老紳士的派頭，也即老不死的伎倆。先風騷一番，倚賣一番，不妨也來頑固一番，最後目的，却自然是想做新十字軍的老英雄了。

備考——關於老的話

老馬

三月廿一日的「斗芒」裡面有一篇二水君的「倚老賣老之類」。閱後不禁有點「那箇」？不得不來「風騷」幾句。

辭源裡對老字的註解是一，七十爲老，二，人臣之尊稱，三，致仕也，四，兵久於外也，五，凡執業久，更事多皆曰老；六，周李冉，稱曰老子，七，助語，等等。

人生逃不了的四大階段，生，老，病，死。老，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字眼，該罵與否，倒是看他「老」的是什麼？老的是否有害於社會？或人羣沒有？如果沒有，那老則由他去老好了，何必偏不准他稱老，這就未免太豈有此理！

好像正在橫獻技的福雷京班，他們不是也把「老五虎將」做號召嗎？他們的真刀真槍的老功夫，確非老五虎將玩不來的，難道不准他們稱老嗎？

至於做馬的尊稱，原也有些來歷，雖非出自「何典」，也有多少「婆」理；並非「談起此馬來頭大」，老的歷史如何？

請聽我分說一二：

敝馬生於光緒末年，繼以宣統，再經中華民國；堪稱「三朝元老」。迨後日寇南侵，白思華投降，三年又八個月的「短命天皇」的非人時代，從九死一生中活得到現在，自稱爲老，誰曰不宜？又有何不妥當處？

管仲乃一世之賢，且須拜老馬爲師，始不至於迷途，一技之長，可以風矣？況且另有一藝之精哩，其藝何在？曰：「一步踢」是也，二水君沒有聽到麼？爲什麼說「其餘却無可取」？一笑！

敝馬與世無爭，與人無忤，倚老賣老無我份，老氣橫秋惟有夢中求，即係自由自在，無黨無派，自然沒有老黨員，老大人的頭銜好拿來擺門面，以示「老爹」之氣，與世之摩登「老爹」之流，行官樣，說官腔，擺官架，放官屁，交官貴，老頭腦，老面皮，專門倚老賣老者不同，此老之該罵與否？任由明眼人去裁判吧了。

想不到只爲一「老」字之嫌，敝馬與有關係，不得不出來說一堆老話，獻老醜，這才是冤枉呀！夠了，話說得不少，老馬就此擱筆，免得又有老風騷之嫌。

不怕死的好漢

能夠不怕死的，據說就是英雄好漢。

然而不怕死，却也有幾種看法。俠士之流，如像荆軻，豫讓，專諸之輩，雖出身低微，從小就在「狗屠」隊裡混，但因曾經讀過聖賢書，也就養成一副俠烈的心腸。荆軻慷慨激烈，爲了酬報太子丹知遇之恩，僅僅憑了一把小小匕首，就想去刺殺秦王。他的意思，原是一人拚一人，秦王死了，他也一死了之。結果是匕首不中，而他却也死無怨言。豫讓，專諸一樣也爲了除暴，爲了知己，一個躲在橋下，一個專攻烹魚技術，「耿耿此心」，一樣也都爲了不怕死。文天祥，史可法，瞿式耜等；爲了「故國故君」，雖在敵人「鼎鑊刀鋸」，「利誘威脅」之下，却一樣「凜然不屈」，視死如歸。這之間，前者的死，自己並沒有目的，僅僅爲了履行俠義之志罷了。後者，却身居大臣，眼見故國淪亡。不願屈身事敵，所以甘於「引頸受死」的，也就是爲了個人的貞操和忠烈兩個字。

但這風氣，的確也有流弊。張良想刺秦王，先就有怕死之心。博浪沙的一椎落空之

後，他就拔腳潛逃，改名換姓，雖則後來他也終於輔助沛公，成就了滅秦功業。但却不能說他是個不怕死的好漢。曾經做過革命前輩「黨國柱石」的汪精衛，先前的謀刺攝政王的時候，的確也以義烈自矢，這也就是那：「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之所以膾炙人口的原因。然而這次不死，却在以後死不得其所，留個千秋萬世的臭名。顯然這一次不死，已使他裝上了「升官發財」的念頭，能夠想到「升官發財」的，口雖說不怕死，而骨子裡却對生有所留戀，不願痛痛快快就死。這不澈底的怕死，就有點東洋武士道的偽裝精神存焉。

東洋還在強橫時代，有人讚嘆他們的武士道，他們自己也大言不慚的誇張，於是全國上下就造成了一種虛偽風氣。皇帝說是「神之子」，臣下自稱「神之孫」，整日就儘是說些「懲膺」，「擊滅」，「玉碎」，「大詔奉戴」，「帝國不滅」這一套話。然而事實證明，他們並不個個都抱「玉碎」決心，僅僅兩顆原子彈，就使得他們手足無措而動搖起來。可笑的，倒是降伏以後，那些曾經宣佈「全員玉碎」而已奉祀「神社」的英雄，却都生還回來。這些英雄，的確很可自傲。原因就在於先得人們一番膜拜，最後居

然可以不死，從此一家團圓，樂得天倫之福。豈不「名命雙收」嗎？至於大名灌耳的權臣之流像東條等輩，他雖企圖用手槍自殺，却又不肯槍向腦袋，爲的是怕人們不認得他的「廬山面目」，後來雖也鼓起勇氣一擊，却又不中要害，仍然可以還陽。這動機，也不過是在表示他是英雄，但比起我們的阿Q，却的確更加慄怛，瞠乎其後。阿Q雖備受侮辱，却視死如歸，爲的是當阿Q在押上法場時，還能夠悠然唱起「小孤孀上墳」。雖則這一「極刑」，也還冤枉得很，但他却神態自若，毫無畏懼。如果東條自命英雄，則阿Q簡直可稱爲不怕死的大英雄了。

至於山下，本間，簡直貽笑大方。一生作惡爲非，殺人千萬，最後自己被人判處絞刑，却竟一再上訴，也還痛哭涕零，冀求一線生路。如果說武士道真有精神，山下，本間真是未免太對不起他們的皇祖祖宗了。此外，被拘的也還有永野，米內，田煙，岡村，大島，連顯赫無比的寺內也在禪邊。這些人少受武士薰陶，長受皇國深恩（？），位居極品，殺人既多，侮人也復不少；何以甘受囹圄之苦，而不慷慨自裁？明眼人就已明白，是和山下一樣；怕死。

使人不得不佩服的，倒是希特拉和戈林之流，老希作惡爲非，蠻幹到底，最後眼見大局已去，毫不猶豫就引火自焚，以謝天下。戈林雖受審判，却直認不諱，也還說：「爲信仰希特拉及納粹主義，甘願就死。」這比起他們的東洋伙伴，却的確「大相逕庭」了。

這當然不足稱爲英雄，但却可稱爲不怕死的「好漢」！

從敬烟談起

這是盟國勝利後的一個小插曲。

東北光復後，一些「冠蓋」都「走馬蘭台」似的擁到那邊，官場習氣，免不了要有一番酬酢。就在歡宴蘇聯將領郭夫東將軍的香檳席上，先是嘻嘻哈哈，「大家談起勁來，酒也喝得更多」。一位記者：「我把一包外國煙，遞給一位軍官，請他嘗嘗這異味」。為敦睦邦交，而至遞給一包「外國」的「異味」，原是不勝惶恐恭敬之至。然而這一恭敬，却撲了個空，他竟搖了搖頭說：「我希望你吸中國煙。」自然這位紅軍軍官的所以「搖了搖」，原也有些來歷，因為「他是只吃蘇聯煙與中國煙的。」記者的一番好意，遭了貴賓的「我希望你吸中國煙」，當然會面紅耳赤，「進退兩難」，可是紅軍軍官也還更加澈底：「隨後他又遞給了我一枝當地中國煙」，雖則那記者「碰了這個釘子，却想起了許多」，但似乎已經太遲了。

這情形，當然也使我：「却想起了許多」來了。

其實這並無足深怪，中國的國情向來就是這麼耐人思議。然而在這一「耐人思議」，「不會落後」以前，却也的確曾經鄙視過任何外國的東西，甚至連外國人也曾經鄙視過。

舶來品輸入「古國」，如果「引經據典」，認真考證起來，就如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但大抵遠在明季的利馬竇那時起，不過那時却的確曾經有過一番「光榮」，爲的那時中國是「天朝」，利馬竇却是「天朝」的客卿，也可算是「京官」；而帶來的西洋時鐘等，却又是所謂「貢品」。但這「貢品」却又並不引起那時「天朝皇帝」的興趣，爲的是皇帝覺得，我們「禮義之邦」，根本不需要那種「貢品」。

倒霉的，倒是清宣宗時，人家貢上大批黑膏，却遭林蠻老的「沒收焚燬」，等到人家「衝冠一怒」，要客氣已是遲了。結果，經過一番兵火教訓，不管「貢品」好壞都要「奉天詔曰」的接受。自然禮尚往來，也還「投桃報李」，「五口」開放不算，也還須割地賠款。但這據說不算吃虧。因爲經這一次「不打不成相識」，大家這才感到西洋甚麼都好，連懂外國語，也算「有功社稷」，可以「榮耀九族」了。這以後，自然什麼都

要「洋化」，甚至大便，也須改用抽水馬桶。

由於抽水馬桶，也使我「想起了許多」。當國人正高呼開發大西北聲中，一位黨國顯要，翩然飛到蘭州。這位顯要，據說是外國留學的。下機以後，見到一片荒涼，沒有像上海十里洋場的氣派，就已大表不滿。到了發覺並無「抽水馬桶」，竟然一氣溜回上海。以後開發西北，也就再無下文。從「抽水馬桶」到「外國煙」，着實是已顯示中國的洋化確已普遍起來。當然用飛機從香港印度專載金山橙，蘋果，化妝品之類輸入戰時的首都，是更不值得希奇的事。自然袞袞「華胄」，目下的洋化，更其「事出有因」，無足深怪了。

可笑的，倒是紅軍軍官的不想「異味」，却津津於「當地中國煙」，也難怪使人「想起了許多」。

「弼馬溫」

又想起了許多。

能夠想起的，大抵不外有些感觸，而這感觸自然也有好壞在裡面。然而天下好事值得人們奔走懷戀的，却的確也有了許多，但在這許多的中間，那目的却大致都爲「富貴官爵幾個字罷了。

孫悟空在未成「正果」之前，原也不外是花果山水簾洞的一個小妖。但他也懂得「升官發財」之可戀。所以當他在水簾洞時，就整天和那些猴子猴孫，稱孤道寡起來。不過這稱孤道寡究竟非屬「正朔」，即使能夠富貴，也還不外小妖流寇之類。於是他就憑了一身武藝，在「天宮」大鬧一下，弄得玉皇大帝也不能不爲之側目，而另眼相看，終於是招了安，封了一個「齊天大聖」的頭銜，另外却放了「弼馬溫」的差事。這於目不識丁的猴王，自然是大感滿足。後來不知誰告訴他，說那是管理馬廄的小官，這才氣憤憤的掛冠溜了回去。

但類似這事的還更多。

一個充當皇帝的轎夫，可掛起「大夫」頭銜，也可在故里築起「美奐美輪」的「大夫第」。一位武狀元先是做了皇帝衛兵，但官銜卻是動人的「鎮殿將軍」，萬一「衣錦還鄉」，還須「鳴鑼開道」，閒人也須「迴避」，前呼後擁，尊榮無與倫比。雖然這於皇帝的眼中，不過是一名小侍衛，但因有這「開道」「迴避」的官架子，而且還可「受賄發財」，於是也就樂得做個終身侍衛而不引以為羞恥了。

可笑的，倒還是明季的客印月和清初的和坤。客印月不過是一個乳母，因為黃線進入內廷，做了皇子的奶媽，居然也沾了榮貴，到了皇子登極以後，她竟襲封了一個聖母娘娘的頭銜。於是她可交納朝臣，也可呼喝臣子，作起威福來了。和坤則更荒唐，不過從小生得漂亮，大得皇帝歡心，曾與皇帝偷情，做了「分桃斷袖」的勾當。但此後却扶搖直上，一直做到宰相。雖則後來也還仍要失敗，而須「家產籍沒」，「明正典刑」的，但因爲曾經受過「龍精三次」，却就不至身首異處，而僅像宮人似的用白綾絞勒罷了。

現在，居官可真太多了，而這些官不論大小，也似乎無須「學而優則仕」，僅只懂得夤緣，懂得「吹拍」，甚至于像前清的「捐資納監」，也就可以進身宦林了。至於縉紳之流，當國家多事之秋，或碰到戰亂的時候，僅須積有些錢，就可趁機開關溜回，向當軸訴說自己的耿耿忠心，不妨也如申包胥庭前痛哭一番，大官縱使拉攏不到，但像孫悟空似的「弼馬溫」，却左宜右有，隨時可以取得。於是你就可以「衣錦還鄉」，順便宣示中央德意，自然也可仗了官銜，擺起官威，登台演說，或發表些洋洋妮妮的偉論了。

這叫做「弼馬溫」的京官。

從劉伯溫識說起

看到郭沫若先生在鷄鳴寺求識的一段記述，使我偶然地又想起「劉伯溫識」來了。能夠偶然想起，雖不敢以風雅自居，但愚者一得，從而雜些感懷悲憤，至少也該有些。劉伯溫之于黨國要人或縉紳大夫的眼光裡，自然也算「忠臣孝子」，配得上千秋享食，然而，這於民間，却就另有看法，論人他是已作古好幾百年，誰也不會見過，但從裨官小說的一般渲染，却使人一想起他那「靈識」，就不禁心驚肉顫，自然，這於少數人物如草澤英雄，或武人之類，難免又要斥為造謠惑眾的狂悖之士了，但不管是否非議，這「靈識」却的確神乎技矣。「靈識」雖非海內孤本，却是深埋地下輕易不為人發見的燕碑殘碣，非至天下大亂，人心惶惶的時候，大抵是頗難窺其面目的，直至十九路軍抗日那時起，也就屢有發現，幾已成爲家喻戶曉的「普羅」文學，僧道之流，也還特別推薦，列入「善書」之類，說其妙處即在能預知未來過去，而且屢驗不爽。不久以前，這「靈識」就會在北馬一帶出現，不過這次的識文，却是在警告一些善士，不得以

月餅祭告中秋，否則便有「天譴」，結果善士們把讖文大事翻印，算是避過一切，但製造月餅的商人，却就大吃其虧了，不過，這倒使頗多自命「地下」工作者的人感到滿意，爲的是劉伯溫原來是「地下」工作者的祖先，靈讖有驗，他們到底也是走了紅運，劉氏「地下」有知，該有「吾道不孤」之感了。

跟「靈讖」殊途同歸的，也還有鷄鳴寺的「神讖」。郭沫若據說會以社會賢達的身份參與「和談」，却弄到毫無頭緒。但冥冥之中，倒似乎頗知郭氏求和的心情，所以第三十五讖的讖文是：「衣冠重整舊家風，道是無功却有功，除却眼前荆棘礙，三人共議事和同」。却不料朱蘊老的三十九讖偏又相反：「天邊消息應難問，切莫私心強望求，若把石頭磨作鏡；精神枉費一時休」；則簡直又是一番耍弄。於是乎郭老的一腔求和熱望，也只得付之流水。其實，鷄鳴寺的「觀音」，倒曾經滄桑歷劫，甚麼人情世故都看過了。此刻的靈機，不喜談政治，却似乎頗喜與郭老談詩，談文學；不料郭朱二老，一劈頭就問政治，也難怪受到觀音的耍弄，而至前後異詞了。

記得馬來亞淪陷前夕，關雲長也曾駕臨星洲，而且做了一手好詩。彷彿開頭就是這

麼幾句：「揚鞭跨馬出南天，鼓浪翻波逐水煙，千里而來非不遠；特臨此地降詩篇」，跟着便是八律一首：「世道梟雄釀禍胎，星洲妖氣擁齊來，沿邊雖有三軍節，守土甯無百將才，掃穴雖能除虎患，啼猿難免變鴻哀，何時得展鵬程羽，千里岩頭一舉杯。」這詩是預言馬來亞必將淪陷，其間連白思華也被諷刺一陣；但却隱言敵人最後必將失敗，而馬來之虎的「山下」也必將伏誅。關帝此識，的確勝過劉伯溫一籌，頗值稱得是一個國際問題的權威者。幸得這詩不曾公開，否則，恐怕關帝也難逃「檢證」「刃殺」這一切吧！

但，與關帝同一眼光的，畢竟還有屬於女流的馬六甲觀音大士，她曾經當州長官「鶴見」面前，給予一種警告。「鶴見」求卜皇國前途，而大士却予「絕路」二字，弄得「鶴見」手足無措，不歡而散。但結果，却的確已神乎其技。櫻島的投降，說明了大士並無謊語。方今天下滔滔，武人總是興高采烈，想想一試身手，而走頭無路的又全是老百姓，儘管劉伯溫，關帝君和觀音大士不會打識，大家也都預知道這世界的前途，只有絕路一條。不信，請看將來吧！

「殺人」與「人殺」

從一些傳說或「說部」之類的繪聲繪影，能夠「筆下超生」的，除九重天子，封疆大吏外；大抵就非「刀筆吏」的惡狀師莫屬了。這些惡棍固不必盡皆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只要精擅訟術，能夠爲一些殺人強盜開脫罪名，掩過飾非；使得必須償命的「元兇」可以死裡逃生；也就能夠左右壇坫，夠他一生享用不盡了。

譬如「殺人」在友邦固非盡皆論斬；而在中國却就非一命償一命不可了。但聰明的狀師訟棍，僅只須把「殺人」二字改爲「人殺」；便可把滔天大罪輕易地卸在別人身上。有時，被殺者「冤沉」不算，也還要株連家屬；而真正的「元兇」倒可因此平安出獄，逍遙法外。自然，這一逍遙，有時也還樂得幫兇者彈冠相慶，進而「置酒壓驚」。每在高呼「壯士無恙歸來」賓主盡歡聲中，又在憧憬策劃着那第二次的更大屠殺哩！

時在一九四一年，地在「寇軍」佔領下的「昭南島」就會有這麼一頁屠殺中國人的血債傑作。然而時過境遷，那「元兇」於「降服」自新之後，似乎也頗逍遙自在，一時

顯然大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概。但深仇大冤，却往往天理昭昭。縱使生者不咎既往，無奈死者英靈不泯，那啾啾索命，「天陰則聞」的冤聲！終使得「元兇」不會悠哉樂也。會幾何時，別來無恙的「劊子手」，又得以待罪之身，舊地重臨。雖則生死未卜，功罪難分，但昔日之座上客突一變而為階下囚，也真不免使他們有英雄末路，世事滄桑之感了。

雖然，內心之疚，有時連「盜跖」也會有惴惴不安的。但，畢竟「元兇」是「曾經滄海難爲水」過；所以在衆目睽睽之下雖稍畧感不豫，畢竟也還仍是「不眨眼」的。看他滔滔強辯，振振有詞，對他過去的打家劫舍殺人戮屍，雖也畧有所招，究竟還是吞吞吐吐；那目的無非就在推諉，就在規避責任。自然，他的矢口「軍令」，是在訴說其殺人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那企圖，就想以「彼一時也」的口氣，輕輕地把「殺人」一字倒轉而爲「人殺」。夫「人殺」雖非「自行落水」，但究竟還是屬於「自行落水」之類的「咎由自取」。只要口供好，能夠矢口「推諉」；自然「咎由自取」的下一筆便是「與人無尤」，再來一句「當時實深內疚，不勝懊悔之至」；大約就可作「無言凱旋」的

了。

其實，這又未免太過英雄氣短。當年既然這樣叱咤，就該敢作敢當，何苦扭扭捏捏，玷辱「武士」雄風。倘使死罪難逃，倒須償命上吊；只要說聲：「二十年後，看我還是一條好漢」，豈非爽快快快，這跟我們殉難僑胞的一口承認「抗日」不諱，終於引頸高歌，慷慨就義，從容赴難；真是上下五千年，萬萬比不及的了。

然而，「元兇」畢竟也還有其足以千秋之處；那即是殺人時的「不眨眼」作風，就使在睜睜衆目公審之下；也仍然是一團殺氣，兇蠻而「不眨眼」。不過盡管有「黑瀨」的鳴鳴，大約這一次是無法把「殺人」改爲「人殺」；而況一團冤厲，已在公堂上面雷吼作聲，似乎在厲呼：「還我頭來」的呢！

談談蝙蝠

蝙蝠之在動物當中，該可算是最不幸的一類了，但這「深重罪孽」，如果追源溯本，可說並非自今日始。據說，它底老祖宗，在若干千年前，曾經分別參加一個盛大的鳥獸羣衆大會，結果都遭到「羣衆」的排擠和碰壁，那理由：在鳥類方面是說，它雖具備兩個翅膀，却十足的獸身獸足。在獸類方面：雖同意它底訴苦，却認定它底翅膀並非獸類，而似有獸面鳥心的嫌疑，在雙方拒絕而不討好之下，它只得徘徊徬徨開始度其非鳥非獸，「不倫不類」的孤另另生活了，其實，僅只「不倫不類」，大抵就不致碰壁如此，最大的原因還是由於它底膚色是屬於黑漆漆的吧！「黑」之在於天下，不但鳥獸討厭，即如「萬物之靈」的人；也還都表深惡痛絕，理由怎樣，自然要讓大雅君子去箋註，但最淺顯最通俗的解釋，還不外是太過「灰色」的罪！

但從另一方面的看法，「不倫不類」以至於黑色灰色，雖則稍有瑕疵，似乎還不過傷大雅，而這于「泱泱古國」的人士看來，却就另有「仁者見仁」的意味了，「泱泱古

國」的人士，自唐宋以來，大抵不重實質，只重文章。蝙蝠雖則色藝非佳，但其得人憐愛處，却則在「蝠」與「福」同音，只要有一個字詞同音，人們也就不再深咎既往，於是乎縉紳大夫之流，在其祖廟、生祠，或其新營的府第中；總是書上：「招來百福」，「掃去千災」這幾字，文字而外，也還另有綉像圖畫，於是在「招來百福」之下，便畫個人，手持蕉葉，在招媚成羣蝙蝠，爲的是「招」與「蕉」同音，「蝠」與「福」更其無分軒輊，至於「掃去千災」却是畫上一把掃帚，而在掃帚之下，自然是無數的鬼魅之羣。這樣一來，那最爲人鄙視的掃帚，也就真成「敝帚自珍」而躋列「縉紳」之林了。

其實時至今日，人獸幾已打成一片。所謂「不倫不類」也並非僅只「蝙蝠」而已。一些士大夫之流，鑒于「蝠」「福」同音，也都喜歡以蝙蝠姿態而出現人間。所不同的，蝙蝠只黑其膚皮，而所謂士大夫也者；却索性連五臟內腑也黑透了。他們之在過去現在，或者淪陷時期；大抵都唯唯否否，左右皆可，所不同的，畢竟鳥獸較爲執拗澈底。是即是，非即非，絕不容許蝙蝠通融一步。至於人類也者，只要有一技之長，甚至一知半解，僅只有點「類似」，便可躋入士類之列，甚而參與政事。例如，在抗日籌賑

時代，一些留東學生大抵絕口不談三島。但一到時機，居然十之七八都與「早稻」「慶應」或者「帝大」有關。自然，這其間，所謂同學座談會，婦女座談會也者，便於焉應時召開，所謂「東洋語」者便嘖哩咕嚕的哼了起來。但，這雖「數典」究竟也還有些事實，無足深怪的。可異的，倒是一些與東洋並無關係的，只因爲交結幾個東洋人，學得出幾句口頭的「東洋語」；便居然排起身份，說若父若母都有東洋血統，於是人們相信，而他也就儼然以準東洋人自居了。此外更有一些所謂大夫之類，頗能開方脈，或者也稍解哼幾句詩文；居恆常謂嫉惡如仇。但在偽協時代，居然也對所謂會長之類，賦贈七言之詩，甚而也上過了類似勸進表之文頌，大有使君不出，其如天下蒼生何之慨。於是，錢掉進腰包，而人自然也就由平地登天了。但等到「降伏」聲中，他又以晚節自居，混進所謂黨團之類的組織，然後以「反間」的口吻，並對當時他所歌頌的會長之類大肆攻擊了。

然而混進之後，也並非言論一貫，仍是左右說話，弄得左右皆得民心。這樣的瞬息萬變，那原因如何？也許仍是「蝠」「福」同音。然而蝙蝠的祖宗，却真要抗議了。到「

抗議「無效，大抵也會吱吱的罵聲：無恥！」

由上吊說起

我忽然想起了「上吊」這刑罰來。

上吊如果也須「辯證」，總該算古刑法之一。幾千年傳下來的東西，到現在已變成「古董」，似乎都不為文明人所歡迎。但上吊之在今日，其風頭之健，却又不亞於最摩登的「原子彈」「核子彈」和「火箭」；一些「戰犯」，大盜，殺人犯，以至於「自行落水，與人無尤」的窮人；大抵都與上吊結不了緣。原因怎樣？那倒須問法律專家，但依在下「一得」之見；大約就在於它直截了當，不大痛苦，且可以保全屍首的罷。

提到了上吊古刑，真的使一些「抱殘守缺」的國粹家也想到像「原子彈」「核子彈」的控制問題來了。這理由之在古國，自然也有例子：臣子，妃子，平民不說了，僅僮帝皇之家，就有「崇禎」，「由榔」兩位末帝，曾經這樣吊死過。而在西洋，究竟也還有過例子：歷史上的幾位著名的歐洲暴君，似乎也都被處死在吊台上的。既是「後先輝映」，中外有例；控制既有不能，那就該談商共同「保管」了罷。

其實，控制也罷，保管也罷，這古刑直到現在；也還有令人頗爲遺憾的地方。那憾處不在於『明』，却在於『濫』。

例如：掀動侵畧戰爭的巨兇，濫用權威殺戮平民的戰犯，他們爲了滿足一己的勳爵利慾，常因一怒之間，使得手無寸鐵的無辜，因戰爭的慘禍，弄到漂肉浴血，家破人亡。次焉者的小戰犯，每攻畧一地，便排起暴戾殘忍的鐵腕，把千萬的民衆，看做受罪羔羊，一紙命令之下，常使一城的民命賤如草菅。集體的刑戮，十族的株連，在他們的眼睛裡，原是不會眨過一次的。類似這樣的酷刑，顯然已超過上吊刑律千萬倍，應該算是濫矣過矣。一旦反侵畧勝利，兇犯就逮，該是千萬枉死者的雪冤清算時期。以一個人殺過萬人，雖則寸磔萬死，還不夠平反冤厲。那知一旦定讞之下，竟僅是兩個人上吊。這究竟是怎麼一個理由，我們倒很莫明其妙。如果也根據古國的八股箋註，大約是屬於：『往者已矣，寃可解不可結』的好德吧！但妙文真也不能不共賞，跟這遙遙相對的，倒還有另外十八位的小小華僑，論地位他們不是『中將』之流，論資格他們不是窮兇極惡的戰犯，論罪狀他們最多也不過是『不忍坐以待斃』的抵抗；這爲『抵抗』而抗爭的罪

狀，如果移在戰犯法庭，該是『情非得已，從輕發落』的罷。何況在那時代，也還是治安尚未上軌道，另有一些人在耍着橫力行兇的把戲，『不平則鳴』，處在那『不謀自處即將頭落』的當兒，你又將怎樣呢？這邊：在萬目睽睽，人證物證十分充足之下；曾一手殺過數萬人的『七兇』，居然『從輕發落』，僅上吊了兩個。那邊：十八人在混亂時期，爲了保全自己生命，不得已出於自衛，而自衛的結果；却真的都須上吊。一重一輕的罪狀，而國際法律的發落，竟是如此這般的『奧妙』，真也可見『善不可爲甯論惡』，一語是有其至理的了。

裝瘋之類

我不說「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但看到櫻都戰犯法庭的宣佈決定釋放「瘋狂夢想做皇帝」的大川周明；却也覺得所謂莊嚴的法庭，有時候也會被蒙蔽而鬧出跡近兒戲的笑話。

大川周明是怎樣一個東西，我們到底非「親日」份子，也還模糊的很。然據「大眾喉舌」的介紹，他除「爲櫻島法西斯有數的理論家之一，是「九一八」事變陰謀者之一」外；也還被稱爲「東洋的戈培爾」，算是有名的櫻都國際戰犯廿八條「好漢」之一。以一個集宣傳，理論，陰謀三家之大成的「夢想做皇帝」的傢伙；倘使他的功夫不及「跛子戈培爾」的到家，但既被號爲「東洋戈培爾」，可見也仍是屬於戈培爾衣鉢真傳的徒弟。戈培爾雖也曾經被人目爲「瘋子」，但他于柏林一役中却能慷慨隨着主子「壯烈殉國」；究竟也還算得是不凡人物。而大川周明的臨危裝瘋，居然瞞過「亞金」的法眼，可見他底高明手腕，雖「竇一虎」的「借土遁形」的仙術；也還望塵弗及。倘非

大川貪生怕死，大約就因「夢想做皇帝」，企圖以一「瘋」規避罪名，再爲天下另一次的「搖旗吶喊」關一線生機；陰謀鬼倆，簡直連「智多星」吳用也自嘆弗如了。

因此，倒使我想起真瘋假瘋，和類似真瘋的「傻勁」來了。

歷史上以「瘋」的姿態君臨天下和玩弄權臣的大人物，倒也並不在少數。真瘋的人物如果不是聰明絕頂的神經過敏者，大抵即是糊塗蓋世的笨拙可憐者。這如果也給嚴君平之流的星相家韜指算算，大抵都具「異稟」，倘不「身登九五」，也必是叱咤風雲的非常人物。遠的且不引述，僅只就死了不久的希特拉，墨索里尼，和自殺未死也選「碩果僅存」的東條英機；便是屬於這類真瘋的人物。人到了真瘋，一般說來都有生理上之缺憾的，不是性能衰退，便是性慾過能。而其「異稟」，如果不是鼻梁貫頂，兩耳垂肩；便是凶眼凶相，滿面橫肉，有獅子般的暴戾；是易於憤怒，急於報復的怪物。

至於假瘋，也即是裝瘋，却就另有一種性格了。裝瘋者有的是企圖投機取巧，有的却是想明哲保身，也有的是假其瘋諷以罵權臣而針砭時世的。例如：著名的「左慈擲杯戲曹操」，便是假瘋戲罵真瘋的手法。當：「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羣臣奏獻帝，

頌魏公曹操功德，極天際地，伊周莫及，宜進爵爲王。獻帝即令鍾繇草詔，冊立曹操爲魏王。曹操假意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乃拜命受魏王之爵，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用天子車服鑿儀，出警入蹕，於鄴郡蓋魏王宮，議立世子。」曹操正在得意的時候；左慈突然出現了。他首先對曹操說：「大王位極人臣，何不退步，跟貧道往峨嵋山中修行，當以三卷天書相授」，操也答：「我亦久思急流勇退，奈朝廷未得其人耳」。但待左慈再道出第二句的：「益州劉玄德乃帝室之胄，何不讓此位與之？不然，貧道當飛劍取你之頭也」。曹操便怒不可遏，喝左右擎下，都被左慈以種種幻術，弄得手足無措。雖則後來曹操也還親自圍捉類似左慈的「妖人」三四百個，但死的却是無辜，而真的左慈倒已化一道青氣，騎上白鶴，拍手大笑曰：「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便自飛去了。這裝瘋式的諷弄「奸雄」，也真太惡作劇了，但却大快人心，不能不說「瘋」得好。唯有大川式的裝瘋，不但瘋得陰謀，也還露出馬脚。而可憐的倒是類似真瘋的東條英機，他於被大川當衆批頰之下；也還嘻嘻哈哈，不會還批，這可見英雄末路，畢竟是太過昏懦可憐了。雖則大川根據醫生的「結論」，是「神經太昏亂了」，但却又露

出：『兩個互相矛盾的報告』；可知大川裝的是假瘋，而那兩個『結論』的醫生，倒真的被瞞得『昏亂』而瘋了。

真瘋的人，雖則暴戾可怕，但有時倒也爽爽快快，蠻幹到底。到得天地真的不容，却也能慷慨從容，一死了之。這可說是瘋狂之中，還帶幾分『傻勁』，不能不說瘋自有真，倒也落得成敗千秋的『結論』之美名；可異的，倒是阿斗和晋惠帝式的『宦屬盡皆墮淚，後主嘻笑自若，……此間樂，不思蜀』，和『何不食肉糜』；雖都還傻得天真，但却的確是太可憐了。

可憐的『傻』，與裝作的『瘋』，其樸質與陰謀，究竟是各有千秋，不可同日語的了。

談「正」

中國的被稱爲詩禮文章古國，在我們不免要感顧盼自豪；但這出現於西洋的筆下，却的確是發辣的諷刺。

從一部「康熙字典」或「佩文韻府」看來，大抵盡是些優美詞語的釋義，倒真的可以資服萬邦，但可惜的如今文章偏屬下品，而「康熙字典」之類，據說又係出自異族天子的手筆，真弄得愛好面子的我們，也覺有啼笑皆非之感了。

但，在文言文，雖則啼笑皆非，不免仍要握管構思，瞎扯閒談；於是乎就從「烟土披里純」裡想起「正」的題目了。

「正」的下文，如果一翻詞源，真是洋洋灑灑，美不勝收，但認真的挑選一下，却也不外僅有正義，正氣，正路，正宗，正派，和正大光明幾個字；無已，就談「正路」。

「正路」從字釋義，自然是「其直如矢，其平如砥」，可知我們古今的士大夫以至

縉紳之流，畢竟也還仍愛「正路」。其實愛「正」的人，還得先讓聖哲；而據說被稱爲聖哲象徵的，却僅有孔子一個。孔子有人捧他爲聖，却也有人詆他爲不近人情的怪物。他「三月不知肉味」也嘆，「席不正」也嘆。盡日搖頭擺腦，長吁短嘆，這不是，那又不是；眞慌得連他最貼身的弟子也都驚惶無措，不知怎地才好。然而，這老頭兒對於立身處世的道理，却也的確煞費苦心，他的「道不同不相爲謀」，「道不行，乘桴於海」的主張，雖則不免稍爲固執偏見，但究竟還有人的性格。唯有「席不正不食」，像小孩兒撒嬌似的，却就未免過于認真，難怪魯君、少正卯之流；對之也覺頭痛。固然，「席不正不食」，不一定就算清高，但他老一貫的厭邪喜正，疾惡如仇的衛道精神，和他那不妥協，不阿諛的脾氣，却是值得我們佩服的。

可憾的倒是廿世紀末的今天，那孔型的人物是少有的了；而那所謂「正」「邪」之路，却反是越說越多，越走越岔，眞弄得人們要爲之眼花頭昏了。

一些志在功名利祿的縉紳人物，嘴裡喊的是正義，正路；而他自己却每每在背着人走曲線或內線，也即是時文所稱的「捷徑」，只要功利在前，那怕是蠶叢鳥道，羊腸仄

徑；他也不惜躋攀而躡進的，歷史上以躋攀捷足而起家的人物，第一位是三國末期的鄧艾，第二位該算是現世紀的希特拉了。

但，慣于跑捷徑走曲線的人，未必都會個個功成名就，「恃功而驕，任意行事」的鄧艾，和「好大喜功，孤注一擲」的希特拉，終于不免也要落個身首異處，便是一個例子。

能夠秉着「正義」朝着「正路」而走的人，自然不免要遭那專跑「曲線」的人笑爲笨伯；但他們所標示的「正大光明」，却實實在在是人該走的路。不過，在「人慾橫流，利令智昏」的現世界，規規矩矩走着「正路」的又有幾個呢？

那末，這類迂腐的小文，就算「招貼即扯」的罷！

勝與敗

由於這次的大戰，使我體悟到勝敗的分野來了。

勝敗兩字，如果也要引經據典，不免仍是累牘連篇，簡單的概括，在中國是「勝則爲王，敗則爲賊」；在西洋是「天演競爭，優勝劣敗」，這其間的涵義，漢文是依據幾千年的教訓冒頭直叙；西洋文却還要達爾文拉出猿猴做證，說那是人類的祖的宗，弄得一些自稱文明人的紳士大夫，聽了都不高興，不過，猿猴是否仍爲人類祖宗，那是另一問題，而中西對勝敗兩字的解釋，雖則不免互有出入；但大體說來却仍是一致的。

史前的記錄，據說倉頡尙未降生，所以無從稽考，但一般史學家的說法，顯然人類在大爬虫時代，是曾經遭到毒蛇猛獸的威脅，倘然那時的人類也還如現在的文縹緲，只顧面子，只顧私己，那大約世界還呈「混沌初開」，主人翁仍要讓大爬虫做，世界也許不會像現在的翻天覆地了。所以如果也要說說人類的勝利光榮史績，似乎應該先從擊敗大爬虫那時叙起。

然而，那人與獸鬥的勝利，在文明的紳士看來，却顯然不夠光榮；光榮的，倒是人與人的鬥爭。

人爭的勝敗首頁紀錄，在中國是黃帝擊敗蚩尤，在西洋却該是聖經裡創世記所說的該隱了。黃帝的勝利，向來就為我們所津津樂道，那樂道的原因，似乎不在于單純的勝利，却在于我們那時懂得發明指南車。能夠發明，自然足以佐證我們早已文明，再不是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野蠻人了。至於該隱，雖則他能夠把亞伯殺死，但究竟殺的是他的兄弟，而且據說不先經過宣戰而係偷偷摸摸的暗殺。在上帝光天化日之下，顯然不夠英雄，雖則該隱這次的殺是勝利了，但却寫下了人類一頁永世恥辱的罪惡，而為上帝所不能寬恕。因此該隱傳下的子孫，殺伐永世糾纏不清，據說係出上帝「懲膺」的意思。

不過，儘管時代怎樣演變，歷史怎樣重複，而人類爭殺勝敗記錄，却真的「如山之恆，如日之永」，永遠清算不了。如果也來辯證：從西洋的凱撒、拿破崙，威廉第一；以至于我們的始皇帝，楚項羽，忽必烈；那一個不會勝利過，那一個不會建下赫赫

的戰功，而爲一些好勝者所謳歌頌德過。但可憾的是：一個戰勝者却不會永久保持記錄，到了武功造極登峯的時候，却往往會因「一着之差」而弄到一敗塗地。即如現世的希特拉，墨索里尼，東條英機……也還仍然逃不出這「天演淘汰」的公例，那理由，在佛家不免要說是因果，在我們却以爲全在人爲上的驕倣問題。這例子自得從第一次戰爭道起。

等二次的戰爭，誰也曉得係德，意、日的巨兇一手造成。那起勢原也力具萬鈞，差不多給對方連喘息也沒有機會。那東西洋的地圖，誰都會經親眼看過變了色的。但，僅只幾年之間，形勢却又逆轉，最後，那強烈的戰勝者顏色，便又黯然的地圖上淡褪下去。那勝敗倒置的因果，即在「勝而驕，敗不餒」六個字。驕兵到處濫施權威，到處打家劫舍，到處橫征暴斂；正如該隱一樣，振筆直寫罪惡，罪惡多了，民衆離開了，那勝敗的最後分野；便於是乎判定了。

時至今日，我們這一方面據說是已勝利解放了，而歷史的批判，又是「罪惡的黑手」——贖武者敗了一陣。看現在三極權國的被管制分治，連我們，也不免要捏姆指，

鬆了一口氣，而自稱爲勝利的國民了。

但，世運的推移，常使歷史翻來覆去。那失敗了的國家是倒下去了，却並不像楚項羽那樣，一失敗就仰天長嘆，就自刎烏江。看日本俘虜的『二十年後我們再來』的口氣，就曉得他們仍在力圖再起。反觀勝利者這邊，都在鬧意氣，劃鴻溝，互相猜忌，互相爭強，結果仍是一片騰橫，自然不免也要拔劍相看；於是這世界又仍在騰蒸着夠人窒息的火藥氣味。

自然，泱泱大國的我們更是可憐透了，居然連起碼勝利的衣，食，住，行，也還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以後的情形怎樣？大約又須歷史來替我們批判！

那末，除了苦笑而外，還有什麼話說。

邪正好惡

熟於閱讀裨官野史或舊小說的人，大抵對於邪正好惡的辨識是會特具深刻印象的。那印象屬於邪惡之類的人物，不一定就如戲劇上面所扮演的角色那麼盡是大花臉似的「鼠頭蛇眼」；一望就令人生畏的，例如：那被史上稱爲大奸而禍國最烈的魏闢，原就是一位生得面如傅粉的小白臉。他曾經做過一位大員的嬖童，其能夠由太監一直爬到相位；據說也即得力於他那漂亮的面孔，這例子也還不止魏闢一個，那清初最聲名狼藉的和坤，其出身也還仍然如此，正因爲他們都生得姣好像女子，而且又有善於逢迎的手腕，所以當他們初在野出現的時候，大家對他先就糊塗，有時也還覺得可愛。但到了他大權在握奸相畢露的當兒，他那凶暴殘忍的手段；這才使一些人士爲之側目。到了走避未遑的時候，已連十族也爲所株及了。

不過，類似上述的邪險人物，雖則有時權傾朝野，可以生殺自由予取予求，但畢竟盛衰之理，也還果報不爽。只要做到人們忍不住的時候，自然會有一些不避斧鉞的人

們，搗竿起而清君側或平反冤獄；所以也還不覺得可怕。可怕的，倒是類似「聊齋誌異」裡面那些不陰不陽，可男可女的鬼狐人物；那才真夠使人毛骨悚然。這些陰陽怪物的出現，大抵都是鬼狐僵屍的化身，他們具有幻變的法術和蠱惑的功夫，也能投人所好，而獲對方的愛憐，因此不管你是一位什麼「目不邪視，心不邪想」的君子，只要經他搖身一變，匿起尾巴，成爲一個嬌婉美人；那不勝羞美的滴滴嬌聲，常會使你亦不自持的爲之顛倒，就在那蠱惑眷戀之下，使你形槁神黯而不自知，必等到被蠱惑的人死了，才又現出原有猙獰的面目，冷笑一聲，再舞着牙爪蠱惑別人了。

但，慣於吮血的妖怪，據說仗着千年的作惡爲非，有時却也會急而想到登仙修成正果；像「西遊記」上的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便是這類的典型，孫悟空當在水簾洞落草還未成爲正果以前，可說凶暴極了，居然連天宮也鬧得天翻地覆，瘴氣烏煙，但到被如來佛收服而隨唐僧西天取經的時候，却忽又一本正經，反而痛罵牛魔王之類爲妖精怪物了。

其實，從妖怪變成神仙的，也還不僅孫悟空等人而已，而幾乎所有「封神榜」上的

人物；都是烏龜蛇蟒的化身，但奇怪得很，這些出身異類的仙道，却從來就不許對方道出他的家世，而自己偏又喜歡排起大仙的架子。因此，每當兩陣對圓的時候，常是一方高喊「妖道」，快「報名受死」；另一方也還罵：「妖道，休得無禮」，這樣便仗劍廝殺，最後自然是連秘密法寶也須一齊使用出來了。

不過，妖精怪物之類，畢竟荒唐渺茫，似乎未足爲祟的，可憾的倒是人與人之間的邪正好惡問題，却竟而越鬧越糊塗，幾乎所有登場的人物，都已成爲小白臉型的魏闖，非待驗明正身，看到最後，真的是無法加以辨識了。

比如說革命吧！在中國原就被視爲異黨邪談，而爲一些遺老遺少所欲加以痛勸的痛勸不成，遺老遺少是一批批的倒下去，而原先所謂恐怖份子之流，却因爲已成正果，也就有人加以頌揚，即連上一代被清算的邪惡人物，這時也忽低首下心，而爲其入幕之賓。自然，經此一變，再也沒有人要認真辨識邪正好惡的問題了。祇要能夠歌功頌德，自然會有人競予延攬羅致；而前此種種也就從輕發落，不加追究了。

大家倘非健忘，應該還記得這世界是曾經標着正義，抬出憲章的人獲勝了。自然，

勝利的人所加予對方的又是「邪談謊言」，這于失敗者當然是俯首無言了，但經過了若干轉變，正義，憲章却已成爲具文，而邪談之類的人物，又如「封神榜」上的列仙，重在互指爲「妖道」的陣前出現了。

這即是所謂邪正不分，糊糝迷離的世界。

略論死要臉面

讀了「陰陽眼」先生的「敬告知交」文章後，使我重又對這問題發生了許多感想來。

「人爲萬物之靈」是人自己說的，其他動物未必都能同意，其實狗豬之「靈」說不定還在人類上，所不同的倒在乎人類有一張嘴，能夠滔滔雄辯，作「夫子自道」的話；而狗豬之類却因不能作人語，雖有時也能信信咿咿，但因爲迄今尙無像「公冶長」，「魏尚」，「王喬」等那麼樣能解鳥語的禽獸譯官之流出現，因此，縱使狗豬之類有所「狡辯」，究竟也不會爲人類所理解的了。不過從「萬牲園」裡的「拿破崙」看，則可知牠雖生而爲豬，却的確迥異尋常牲畜，居然誠有靈性，能夠從「萬物之靈」的壓迫下「揭竿而起」，屢次打敗了它的主人，而榮獲了「萬牲園」的領袖；誰說豬不及人呢？！但現在並非欲談「人」「獸」之「靈」的問題，所以祇得把這撇開不談，而談談關於「人」與「人」的問題來了。

能夠發明「原子彈」的未必就算爲聰明絕頂，但那能夠從紙上發明了「敬告知交」的；倒的確是「萬物之靈」的了。那「敬告知交」的妙用，乃在于不僅爲死者撐撐場面，扯些爲死者所不敢扯說的謊話；正所謂「光及泉壤」，「澤及枯骨」——（其實此時骨尚未寒）使死者能夠甘心瞑目；並且還爲生者——死者的遺屬如妻兒伯叔之類——捧場，不是捧爲商業鉅子，便是譽爲「權威」，「泰斗」，「巨擘」，「領袖」；甚麼「經商在外」，「聞電苦塊昏迷」，「匍匐奔喪」；凡是足以闡揚「孝思」的，都儘量堆砌上去。這麼一來，明明是箇不孝之人，或者是箇孝思不甚「純篤」的逆子；給「敬告知交」中的聞人這麼一吹一捧，那死者的子孫們也居然就一躍而成爲廿四孝中知名的人物了。於是乎報紙上便連篇的出現了像所謂「哲人其萎」，「大雅云亡」那一類的輓詞；而死者的子孫們也就阿Q似的感到無限光榮，有如他們在泣謝中所說的「歿存均感」的了。

其實像這類「烏人馬底」「敬告知交」的八股文章，純粹是一些吃「白相」飯的人用來替死人裝飾場面的一套把戲。但那要「敬告」的唯一條件；倒要有幾個臭錢，臭錢

越多，「敬告」的八股文越寫得多，越刊得大版，而每「死有榮焉」的「知交」們也就越來越多，幾有「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登敬告知交」之概，受登的人看到他底大名能夠忝陪「大粒人」「要人」「僑領」們刊在報上；固不免要「受寵若驚」，「沾沾自喜」，而引爲無上榮譽的事。自然，一二偶被遺漏的，難免就要「椎心泣血」，「垂頭喪氣」而感到這回未能忝陪「死人」棺尾，該是如何遺憾的事；不免就要如「孝男」的「苦塊昏迷」而像死者的「嗚呼哀哉」的了。

儘管死者是：「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或者曾是惡社會的起義人物；但一到此時，已是「立地成佛」，功成名就，於是乎「敬告知交」的文章，也祇能「文過飾非」，頭頭是道；不是讚爲「賦性豪俠」，便是譽爲「熱心社會公益」；有時「敬告」「訃告」文中對死者所扯的謊，簡直連死了待斂的「哲人」「大雅」都不敢相信有這麼一回事。然而扯謊儘管是扯謊，但有錢人家的場面畢竟是非捧不可的，即使是死了，也仍然是需要臉面的；縱使是「敗絮其中」，實在「醜不可聞」；但那「頌德歌功」的「敬告」好文章，却不能不寫，謊也不能不扯，因爲「亞爺」有的是錢，自然不免要有一番

「杯籌交觥的酬酢」，大家於吃喝之後，便也就「功德圓滿」，「盡歡而散了」。

此之所謂：「吃喝知交」，雖則不免有死要臉面之嫌，却也確實是「生榮死哀」的了。

臉譜與典型

從京戲班的大花臉，和七子班的紙型臉譜，又使人想起了許多。

阿貓、阿狗、阿豬的臉譜，各有千秋，但大抵平淡無奇。阿貓嬌小玲瓏，寫意時候，總是「咪咪」「毛毛」，但到發怒，却會「柳眉倒豎」，眼珠圓睜，蹲起身子，整備「戰時體制」，也會狠露銳牙，裝做迎噬的樣子。阿狗善迎人意，歡喜時總是搖頭擺尾，親暱可愛，如果投以麵包牛肉之類，還會迎頭作揖。但這祇限於衣冠楚楚者流，碰到衣服襤褸，就覺面目可憎。等到走近，也就會猖然一聲，突撲奔噬，非至主子喝止，大抵就非置之死地不肯罷休。這之間，牠那猙獰凶惡的臉譜，自然就格外令人可怕。阿豬蠢然，但仍不失為忠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吁嘆之聲，僅於肚餓或將就屠之前，可以聞其一二。除此而外，簡直就未見牠生過氣。但無論如何，牠的生死表情總是一樣，根本無所謂臉譜。

可怕的，倒是「萬物之靈」的人。

人類儘管膚色不同，種族各異，但臉譜之多，就有如「波詭雲譎」，變化萬千。這于戲班電影裡面，原已表露無遺。但一般說來，不外是喜，怒，哀，笑四型罷了。

最好的臉譜，據說就要「喜怒不形於色」，但這却很難得，「暴躁如雷」的人都稱不上，而劉玄德即是此中的典型代表。不過「喜怒不形於色」，如果出乎自然，也還算得溫厚，生前人稱「好好」，死後當然不免也要諡為「完人」。但這究屬「鳳毛麟角」，仍是可怕的居多。這可怕之處，就在「不動聲色」，但他的肚子裡却城府甚深，那陰險簡直就叫人莫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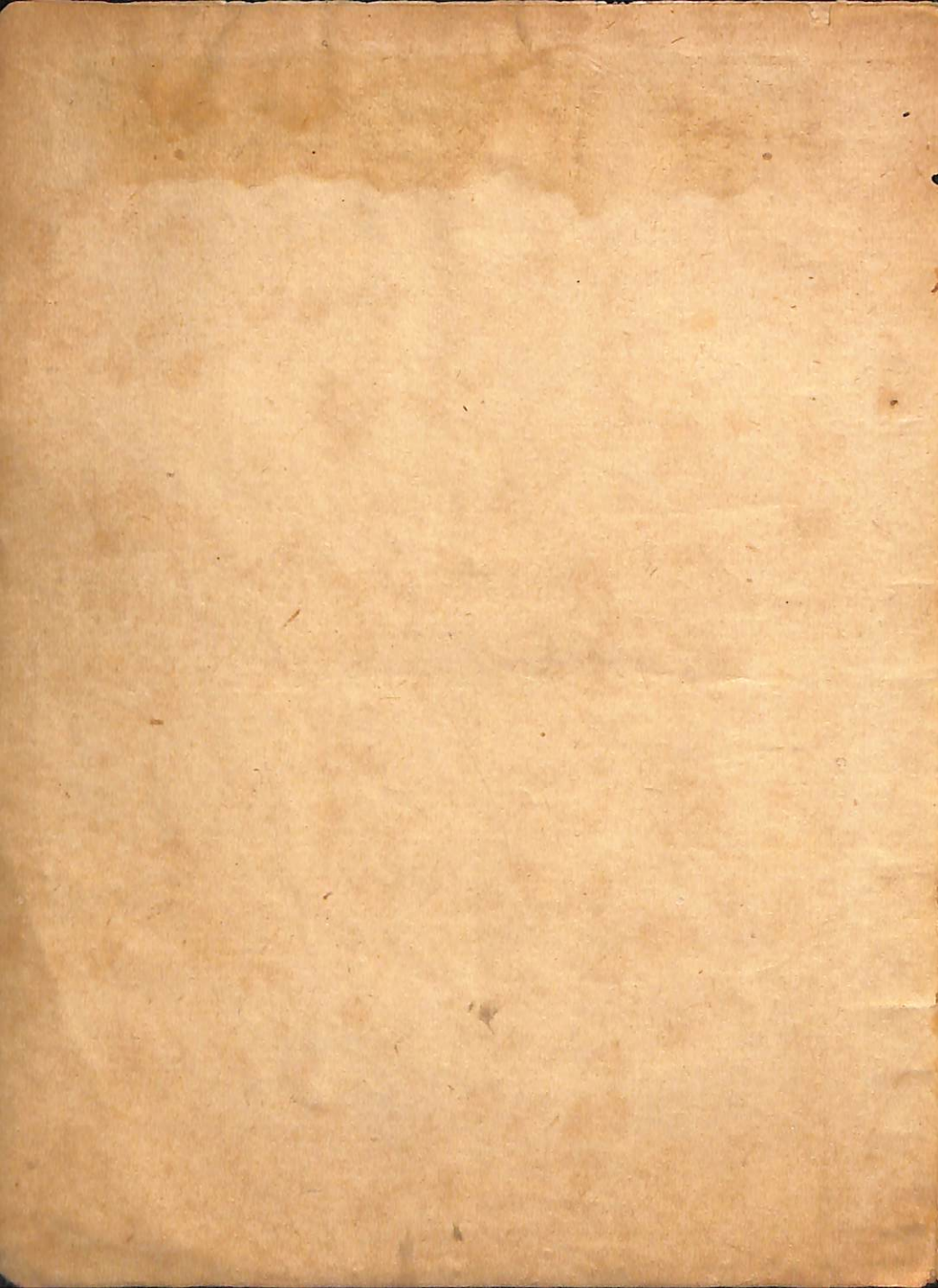
紅面赤鬚或臉如釜底的人，平日暴躁如雷，動不動就破口大罵，也還累及「三五六代」，凜然一團殺氣，使人一觀尊容就覺心寒。却也因喜怒太形，使人有所提防，不覺就有生命危於頃刻的感覺。大抵橫矛立馬長坂坡的張飛，和莽夫焦廷貴，就屬這類人物。真的叫人望而生畏的，倒實在是那些大花臉，陰陽臉之類，虎鬚而外，也還有圓怒的眼睛。那「曹奸馬譎」四字的形容詞兒，便也就佔了歷史的半頁。

令人厭惡的，應該算是狗型那類的人物。這些人不一定都有狗樣的尊容，或者長頸

鳥啄」；多數也還生小就白皙媚好，一如女子的漂亮容貌，令人覺得有幾分可愛。更加善於搖頭擺尾，嘻嘻哈哈，有時直可稱之「解語花」而無愧，但大抵他們都只逢迎於主子，也頗得婦人之媚態。自然更會嘻嘻於衣冠楚楚者之前。但其實是偽裝，碰到牠認爲貧窮或無名之士，便會勃然變起面孔，掛起大花臉或陰陽臉面具。冷不提防，常會出入不意的猛噬一下，或替主子狺狺狂吠，使你手足無措，莫敢高攀，這是喜怒哀笑四型具備的人物，也即是最卑鄙最可怕的奴才相。







中國

英文



\$ 1.00